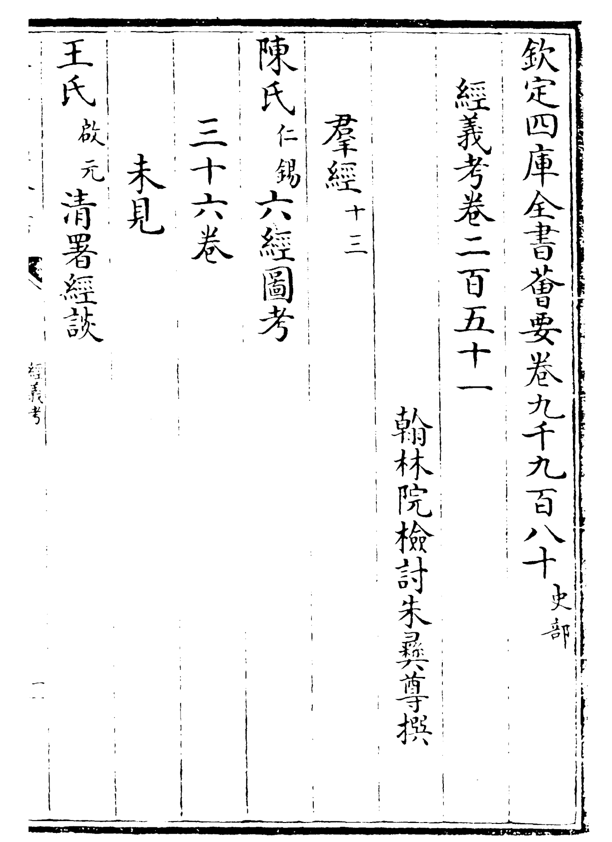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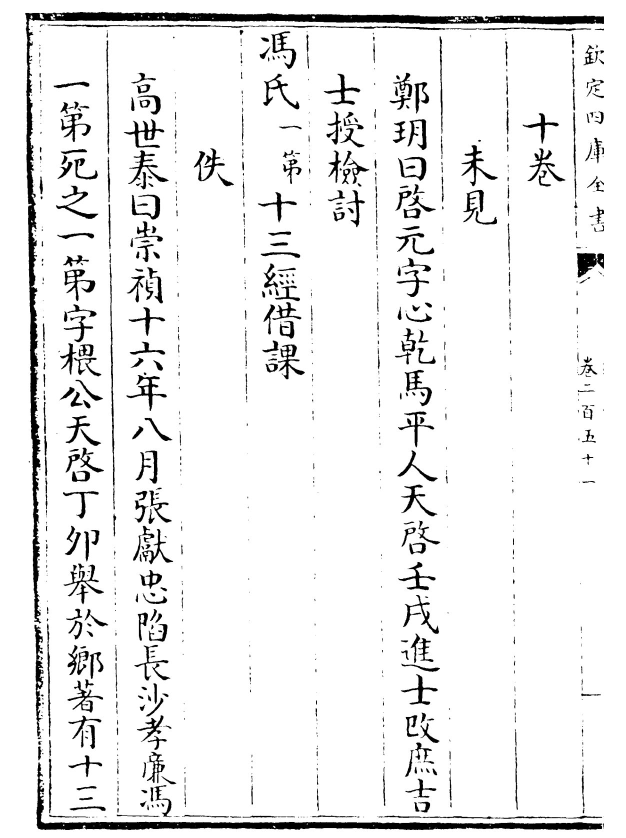
羣經 十三

陳氏 仁錫 六經圖考

三十六卷

未見

王氏 啟元 清署經談



十卷

未見

鄭玥曰啓元字心乾馬平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馮氏一第十三經借課

佚

高世泰曰崇禎十六年八月張獻忠陷長沙孝廉馮一第死之一第字棵公天啓丁夘舉於鄉著有十三

經借課

孫氏承澤五經翼

二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曩時海內藏書家稱汴中西亭王孫予官汴時西亭已歿與其孫永之善因得盡窺其遺籍約十萬餘卷尤重經學中多祕本世所鮮見予雖困頓簿書日借其經學一類課兒輩抄録之攜歸京師

壬午河決王孫之書盡沈洪流中賴予家猶存其什一至甲申之變予家玉㲼堂積書七萬餘卷一時星散無復片紙存者是歲秋冬僵卧城東魚藻池上書賈荷書來售多予家故本封識宛然泫焉欲涕又中祕故藏狼藉於市閭質衣物收之病廢之餘猶取諸書有裨經學者或録其序跋或録其論説久之成帙數年以來朝焉夕焉饑當食寒當衣孤當友病當藥石者惟此是賴禹航嚴子顥亭省母南還别予退谷

因託而梓之以公同志老病餘生名根久斷非敢以此侈該博也古人遺書日就銷滅經學之書存世者尤鮮甞一臠而知全鼎則經翼諸篇誠窮理者之所必資也顥亭之意與予相同而予更識其聚散之感如此

朱彝尊序曰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其鄉里尊之曰先生親之曰父師王者養之則曰國老乞言合語載諸惇史授數而論説之若傳記所稱老彭老聃皆殷

周之國老而遲任周任之言殆即惇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張蒼轅固博士江翁胡母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耋教授弟子盖聖人之道莫備於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庶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衆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於博學而詳說之也吏部侍郎宛平孫先生年八十矣好學不倦集漢以來諸儒五經序義分為二十卷名曰五經翼給事中餘杭嚴公

鏤版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為序予惟經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為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先生是書所為述也當萬歷中周藩宗正灌甫藏書八萬餘卷至黄河水決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符縣事時從其孫永之借鈔諸經義後又益以祕閣流傳諸書故多世所未見者予不學未能發明五經

之藴因述先生之老而好學無愧於古之致仕者以為當世法俾讀其書若見惇史且及其采輯所從來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非易矣嚴公亦與予善其勤學下士相等事三老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顔氏茂猷五經講宗

六卷

存

陳氏龍正朱子經説

十四卷

存

龍正自序曰朱子語類畧定頗無憾惟説經一類占且大半私念傳注者朱子生平精力之所聚也各附經以見未嘗入本集此實傳注之餘而獨攙入語中為一類頗又獨多於衆類綱紀非稱譬之車以載物而物跨於車室以處人而人壯於室曷不別為一書

使窮經者尤便考證乎擕入都以示伯玉而未質也伯玉讀之踰月喜甚謂立義起類更置先後裁併條句渾然燦然莫可易者惟說經宜提出别行更快人意予聞躍然事固有不約以孚如斯者所以懷來遂決但朱子當年或因門人執經問難旁及他事與經指絶不相涉則移從各類或他類中有專為經文經義發明亦移入說經凡以益於省覽使人無茫然混淆之困而已聖作明述皆欲置人清辨之地也去其

混淆與以清辨意者因說經之意以通經意者歟

又序曰嗚呼此予所為朱子經說原序也越四年為甲申而有三月十九之事伯玉殉難最先最列與劉宮諭理順並軌焉念海内同志不過數人而學同者尤鮮以禪染方熾或明承或暗墮求其純以孔孟之學晝夜相切磨者在京邸時惟伯玉暨劉公耳至其臨大節也皆卓絶嗚呼正學不足以益人顯遂而足以固人忠貞兹非其明驗耶伯玉已矣今而後復有

好研經術好讀語録由程朱溯孔孟孳孳問難相對無倦者天南地北屬之何人不數月間遂成隔世每展卷輒潸然長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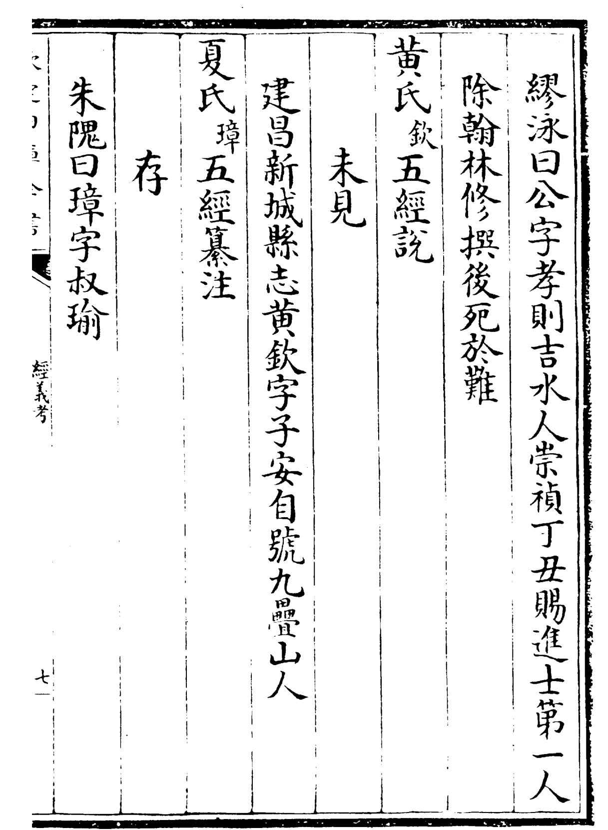
陳氏際泰五經讀

五卷

存

劉氏同升五經四書大全注疏合編

未見


繆泳曰公字孝則吉水人崇禎丁丑賜進士第一人
除翰林修撰後死於難
黃氏欽五經說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黃欽字子安自號九疊山人
夏氏璋五經纂注
存
朱隗曰璋字叔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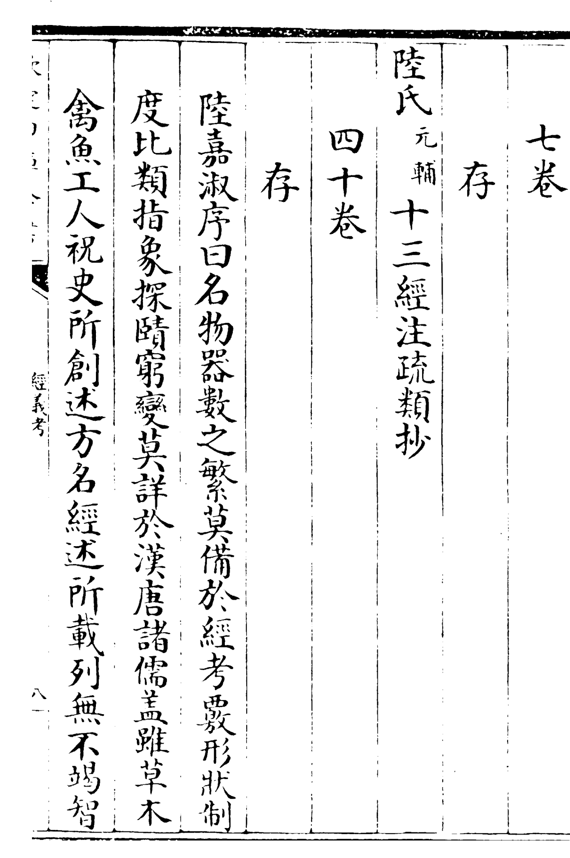
郁氏禾五經考辨

一卷

存

按郁氏不知何許人亦未晰其時代第知其字曰計登而已休寧戴生錡獲之揚州士人家手録以歸文凡二十二篇又序一篇辭甚條暢不襲前人齒牙可謂博雅之士

顧氏炎武日知録説經



七卷

存

陸氏元輔十三經注疏類抄

四十卷

存

陸嘉淑序曰名物器數之繁莫備於經考覈形狀制度比類指象探賾窮變莫詳於漢唐諸儒蓋雖草木禽魚工人祝史所創述方名經述所載列無不竭智

畢慮盡其纖微曲折而後止嗚呼名物器數先王禮樂之本而治天下之具之所託也且使茶苦𢿱斯之義不著則比興微矣壇墠堂室之制溷則宗廟朝廷之禮誤矣柷敔管磬鏞鬲罍登之數不存則無以降神靈通肸蠁矣揖讓進反粉畫行綴之法不詳則禮不勝其慢易矣如是而徒欲以詁訓之空言滌盪天下之情志漸摩斯世之習俗三代之治之所以不復見於後世也吾家翼王讀書王太常煙客家與中舍

周臣為友相與講求先王禮樂之具與其所以致治之原慨然謂讀書必自窮經始窮經必自漢唐注疏始然注疏之文汗漫雜出紛賾隱奥苦於考據别識之難也於是發凡起例為之疏通裁斷部分族居大而郊廟朝堂之制禮器樂數之品章以及一事一物禽魚草木之微無不綜以綱維歸之條例於是羣經之所有一披籍而了然皆可指掌而盡焉本末兼該精粗咸貫世有知而用之者可執此以往下此亦可

備文人賦家之考索其用精矣其致力勤矣翼王家鄮城先輩多經學之士如張公路張茂仁丘子成唐叔達徐女廉之流指不勝屈翼王又親為黄陶菴先生入室弟子宜其學有師承而著書足以垂後也後之讀此書者以之備考索鈎稽之用固得矣然無僅以為文人賦家之所資焉則翼王著疏之意庶其不泯没乎予故序而論之

汪氏琬經解

四卷

存

沈氏珩十三經文鈔

五十卷

存

珩自序曰大道之在天下其統歸乎一而已矣道之全體大用具見於經庖犧之儀卦虞廷之十六字道統從此始矣道統即學統也商君臣言性言學言誠

文王周公孔子繫易之辭禮經雅頌制作昭明道統之傳承無岐軌焉周道缺微異萌斯起孔子修定諸經與門弟子雅言詩書執禮商瞿傳易卜商傳詩左丘明傳春秋史法曽參傳大學孝經子思傳中庸以至有若孟子之徒傳論語游夏之徒傳爾雅其後散處諸侯之國以友教天下公羊穀梁傳春秋經法數傳之間經學正而道統乃正自秦滅學漢世收遺經於殘脫之餘於是人各異師或數人而合一經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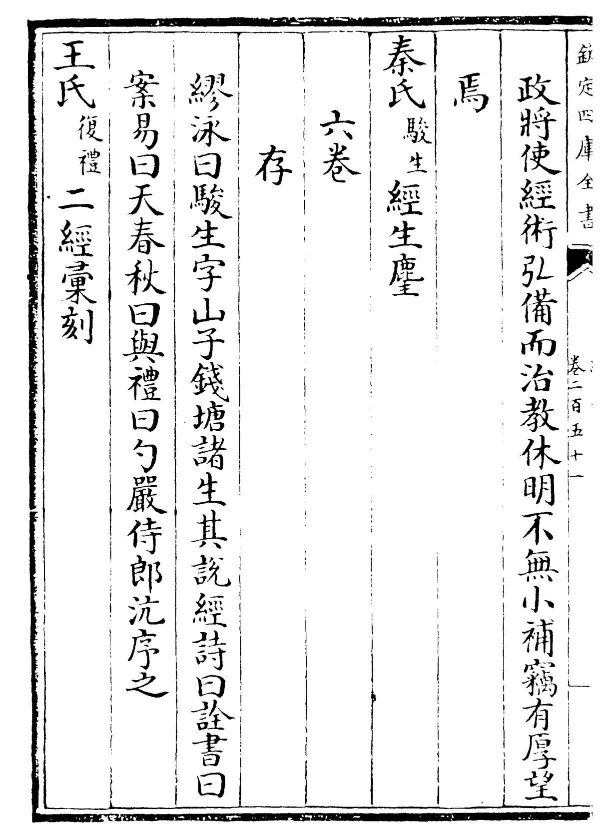
經而分數家說滋繁而義滋裂愈降而由漢歷唐以至宋千有餘年經術蕭然謝絕其間特起之士知稱說經義以明道德者不過數人猶擇焉不精語焉不備蓋經學散而道統亦散矣宋室大儒曠代拔興淵源相接傳聖人之心於孔子修定之中然後學統復正累承以至於今然自春秋戰國以來為吾道賊害者亦復根萌燼然於其間如六經注解六經注脚六籍無書即心是經之邪說簪趨者猶樂其新奇而爭

炫之盖未知所底也幸際聖德昭明用經術以敦勵天下使學統歸於一是竊觀自古聖功王事義備於經經義之備著於文辭後世說經之文亦經義之文辭所為支流餘裔也自傳注釋詁而外以篇章說經有儒林之文有理學之文儒林之文本乎學問意見考據探索足以發揚志識而經制之業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本乎窮理致知明體達用足以開來繼往而道統之傳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所謂其統歸於一是

者也儒林之文則醇疵得失見焉抑或其文其人則居然理學也而其言出入離合見焉以一是而論惟去彼取此足矣然論學不可以不嚴而論文則不得不寛何則惟嚴而後統始正也惟寛而後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聖人之於經亦然易序乾坤而謹復姤也詩貴正而兼變也書貴治而存亂也春秋貴予而示奪也聖人豈容有進退損益哉惟復姤之必謹而後知乾坤之義為深遠也變之害正而後知變之不

可不正也亂之侵治而後知亂之不可不治也奪之
僭於予而後知奪之當懼而歸於予也此聖人憂天
下之情也今夫說經之文之有鈔也使醇疵得失出
入合離其說畢陳於前而後知治是統者之不可以
不謹操是統者之不可以不嚴故曰惟嚴而後統可
正也惟寛而後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經之統正則
學之統正而道統無勿正矣由是編而審所別擇焉
凡造化之所以絪緼蕃變王道之所以崇效卑法天

德之所以精義入神經制之所以因革損益酬酢之
所以常變經權人物之所以升降進退衡別之所以
得失異同類族之所以典常秩序於以窮天下之事
理而致天下之大用聖功王事詎有不備乎此而徒
以資經生之佔畢已哉且國家取士首重明經士子
所誦習以應制舉不越乎章句帖括之間未嘗窺見
古人宏深浩博之業以審其源流得是編以開明之
則始進之學既識本原於以備顧問而贊大議參大



政將使經術弘備而治教休明不無小補竊有厚望焉

秦氏駿生經生壓

六卷

存

繆泳曰駿生字山子錢塘諸生其說經詩曰詮書曰案易曰天春秋曰與禮曰勺嚴侍郎沆序之

王氏復禮二經彙刻

十二卷

存

毛奇齡曰草堂取孝經大學諸家改本會萃刊之

黄氏百家說經千慮愚得

三卷

存

饒氏失名五經纂要

未見

錢啓忠序曰六經由漢而唐而宋諸儒代興各有注疏不啻汗牛充棟矣明興乃芟其繁冗歸於畫一易詩宗朱子書宗蔡氏春秋宗胡氏禮宗陳氏戸誦家習奉為令典非是則縹緗不録釁序勿登誠不欲以多岐亡羊葢其慎也然其間如詩之不叶於傳序也春秋之盡斥夫公穀也書之拘牽於躔度也禮之聚訟於明堂也易之僅歸於卜筮也不無滯義夫漢儒即未克明經亦克窮經其勤有足嘉者今經學自本

注外倂大全一書儲之學官鮮寓目焉者東岡饒氏茹蔬啜水老而勿倦講學於羊城歸仁院別為纂要可謂刻勵於學者也

亡名氏九經要覽

未見

張萱曰內閣抄本莫詳姓氏采九經語分類成書

九經總例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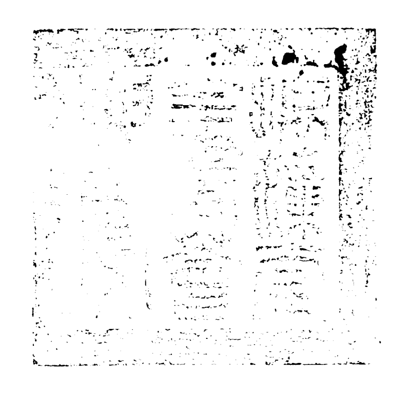
張萱曰九經諸本互異此書總其互異者詳辨之曰書本曰字畫曰注文曰音釋曰句讀曰脱簡曰考異凡七則依盱郡廖氏元本梓之莫詳姓氏

權氏近五經淺見録

佚

高麗史近初名晉字可遠一字思叔辛禑時左司議大夫禑曰此人為諫官使予不得游幸何可近侍合令防倭耳著入學圖説五經淺見録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倪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舉人臣王旭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二至二百五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八十一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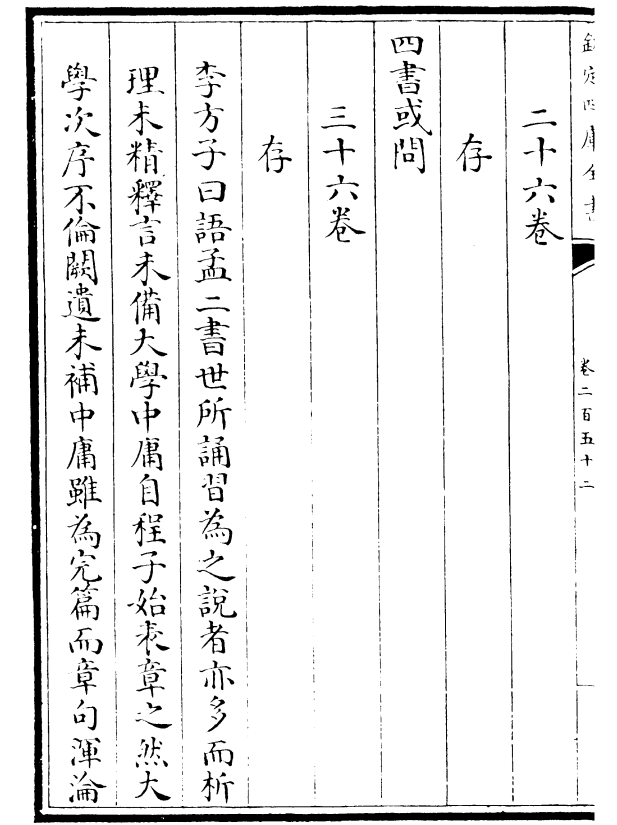
四書一

朱子熹四書語類

八十卷

存

四書集注章句



二十六卷

存

四書或問

三十六卷

存

李方子曰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説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

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説而斷以己意彚别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㫖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藴奥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當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陳宓曰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切於世教者曰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注

陳普曰文公四書大意精義發明抉別似無餘藴今細詳之則其引而不發留待後人者尚多

王禕曰論語先漢時已行諸儒多為之註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註之者鄭康成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註後遂顯矣爰自河南程子實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為之註大學中庸則為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矣於是四

子者與六經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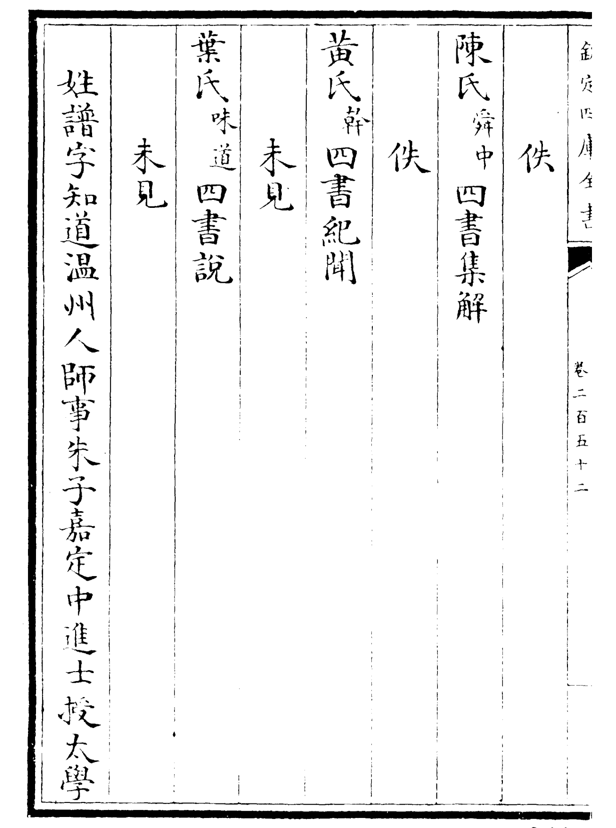
薛瑄曰四書集注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

喻氏樗 四書性理窟

佚

張氏九成 四書解

宋志六十五卷



佚

陳氏舜中四書集解

佚

黄氏幹四書紀聞

未見

葉氏味道四書說

未見

姓譜字知道溫州人師事朱子嘉定中進士授太學

博士兼崇政殿說書

劉氏_爚四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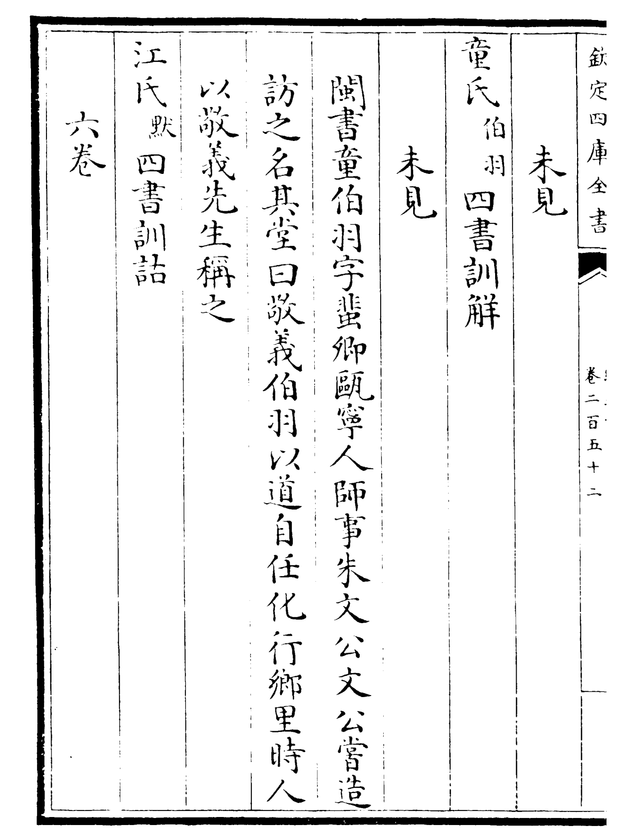
佚

劉氏_炳四書問目

佚

閩書炳字韜仲建陽人與兄爚從文公游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朝請大夫

潘氏_柄四書講義



未見

童氏伯羽四書訓解

未見

閩書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造訪之名其堂曰敬義伯羽以道自任化行鄉里時人以敬義先生稱之

江氏默四書訓詁

六卷

未見

姓譜字德功崇安人從朱文公游乾道中進士歷安溪光澤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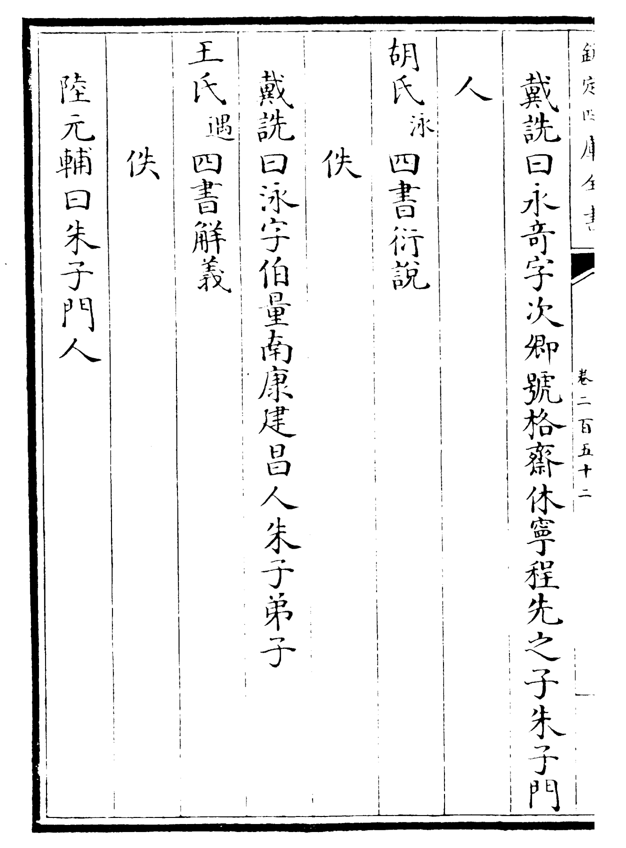
黄氏士毅四書講義

未見

姓譜字子洪莆田人號壺山師事朱文公

程氏永奇四書疑義

佚



戴銑曰永奇字次卿號格齋休寧程先之子朱子門人

胡氏泳四書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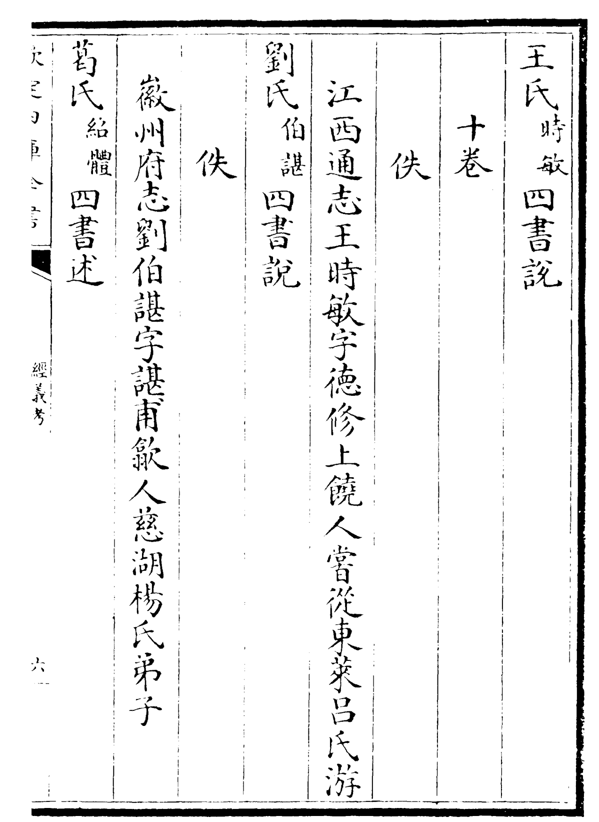
佚

戴銑曰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朱子弟子

王氏過四書觧義

佚

陸元輔曰朱子門人



王氏時敏四書説

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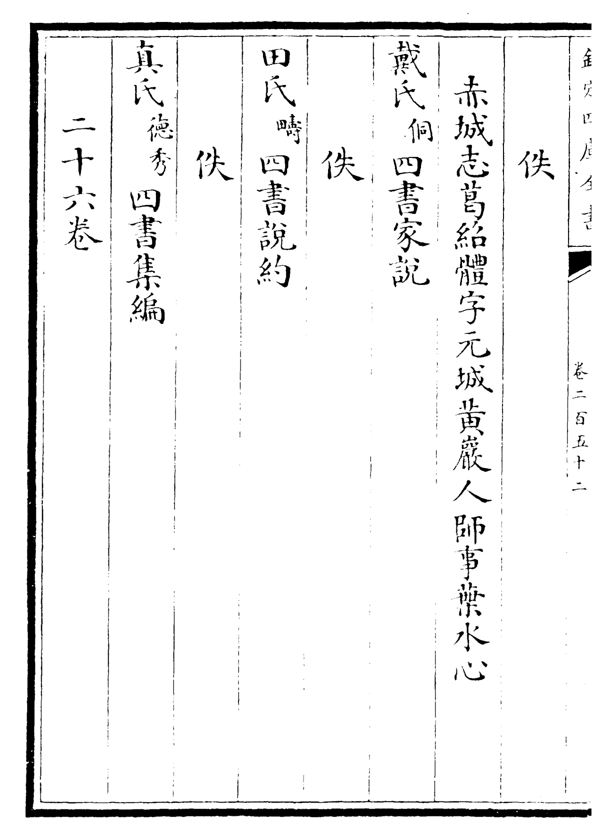
江西通志王時敏字德修上饒人甞從東萊吕氏游

劉氏伯諶四書說

佚

徽州府志劉伯諶字諶甫歙人慈湖楊氏弟子

葛氏紹體四書述



佚

赤城志葛紹體字元城黄巖人師事葉水心

戴氏侗四書家說

佚

田氏疇四書說約

佚

真氏德秀四書集編

二十六卷

存

真志道學庸集編後序曰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公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姪皆立侍焉既終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盡明至子所編而說始備雖從或問輯畧語錄中出然銓擇刊潤之功亦多間或附以已見學者儻能潛心焉則有餘師矣然人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予用功深采取精此亦

自博而約之義也志道拜受此書銘記於懷於今三紀不敢失墜挈之郛居閭以語同志而郡博士謝君聞之來請甚勤且曰刊之泮宮俾家有其書人傳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感其言遂出授之且著其說於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為善讀庶亦不負謝君私淑之意謝君莆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政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注雖已點校而集編則未成

劉才之序曰朱子四書郡庠舊所刊也自壬子水蕩之後遂爲闕里一大欠事近得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本之朱子集注附以諸儒問辨間入斷之以已意會萃詳采擇精誠後學所願見者已鋟之梓爲衍其傳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也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采摭者因

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畢至是西山所編之四書為大全不惟有以成西山點校之初志抑使天下學者得是書而讀之皆曰自是建學始庶知沿流而遡源夫豈小補云乎哉咸寧九年至日

謝侯善後序曰朱子四書布於天下而闕里之舊鋟無存豈荆人不貴玉畝人不貴珠邪意其得之於家傳面命之餘視此為筌蹄僕贅真璜闕守閒之而訝

且懼敬尋舊籍而求再刊之乃得真西山先生點校手澤於夏猷之遺喜其熊魚得兼可為今世一部韶樂亟命工刊之於郡庠以為未得魚兎者設亦俾來者知其衆脉之所自出歟時咸淳壬申正月人日

張氏津四書疑義

佚

括蒼彙紀張津字子問龍泉人

諸葛氏泰四書解

佚

台州府志諸葛泰字安之黄巖人端平二年進士知

平陽州

謝氏升賢恕齋四書解

佚

吳氏觀四書疑義

佚

黄震曰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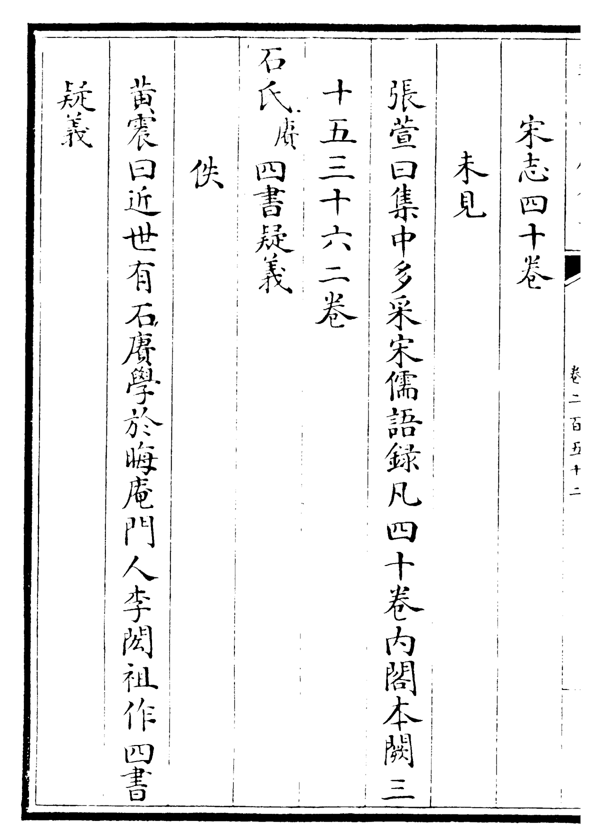
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此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建昌吳觀附此於四書疑義

沈氏貴瑤四書要義

宋志七篇

未見

陳氏應隆四書輯語隆或作龍



宋志四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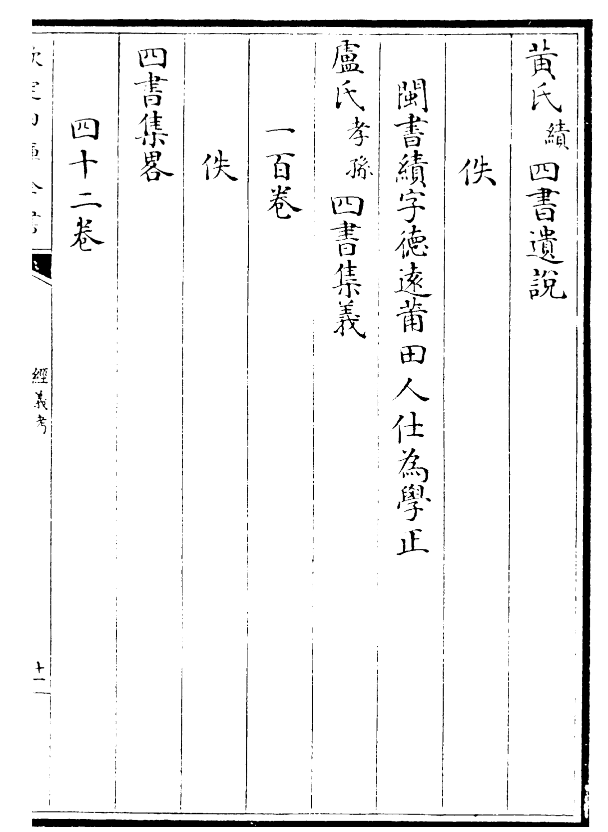
未見

張萱曰集中多采宋儒語録凡四十卷内閣本闕三十五三十六二卷

石氏𢈟四書疑義

佚

黄震曰近世有石𢈟學於晦庵門人李閎祖作四書疑義



黄氏續 四書遺説

佚

閩書續字德遠莆田人仕為學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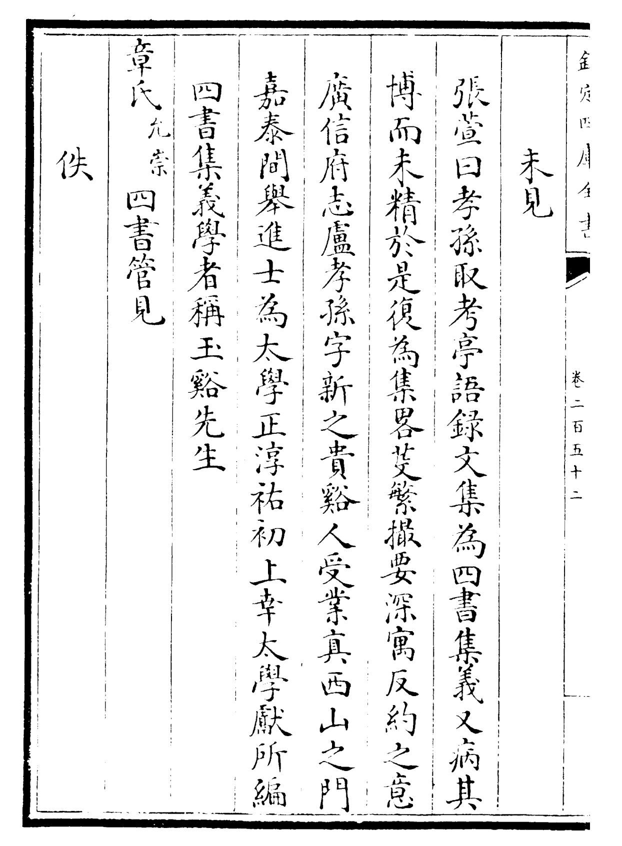
盧氏孝孫 四書集義

一百卷

佚

四書集畧

四十二卷



未見

張萱曰孝孫取考亭語録文集為四書集義又病其博而未精於是復為集畧芟繁撮要深寓反約之意

廣信府志盧孝孫字新之貴谿人受業真西山之門嘉泰間舉進士為太學正淳祐初上幸太學獻所編四書集義學者稱玉谿先生

章氏允宗四書管見

佚

蔡氏元鼎四書講義

佚

蔡氏模四書集疏

未見

吳氏真子四書集成

存

崑山徐氏合經堂有之

趙氏順孫四書纂疏

二十六卷

存

順孫自序曰子朱子四書注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渾然猶經也順孫舊讀數百過茫若望洋因徧取子朱子諸書及諸高弟講解有可發明注意者悉彚於下以便觀省間亦以鄙見一二附焉因名曰纂疏顧子朱子之與順孫何足以知之架屋上之屋強陪於頳蓬公彦後秖不避耳過大方之家則兹疏也當在

所削

洪天錫序曰或問尹和靖讀易傳之法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李延平聞之曰此語固好然學者須理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有歸著方可及此二先生豈異旨哉言各有當也蓋學不可以徒博亦不可以徑約徒博則雜徑約則孤此約禮必先之以博文而詳說乃所以反約也文公朱子之於論孟既成集義又作詳說既約其精者為集注又疏其所以

去取之意為或問其後集注删改日以精密而或問遂不復修文公自謂集注乃集義之精細一字稱輕等重不可增減讀論孟者取是書焉可也格庵趙公復取文公口授及門人高弟退而私淑與集注相發者纂而疏之間以所聞附於其後使讀之者如侍考亭師友之側所問非一人所答非一日一開卷盡得之博哉書乎然非約之外有所謂博也人莫不飲食也知味者鮮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書一章之旨一

字之義或數年更易而後定或終夜思索而未安學者以易心讀之豈能得聖賢之意哉如援先儒與諸家之說有隨文直解不以先後為高下者有二說俱通終以前說為正者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不可分先後者設非親聞未易意逆此纂疏所以有功於後學也僕晚未聞道加以衰瞶廢學公不鄙辱教且命之曰序以幸子竊惟論孟二書文公凡幾序矣僕於要義而得熟讀深思優游涵泳之說於訓蒙而得本

末精麤無敢偏廢之説又於集義而得操存涵養體驗充廣之説終身受持猶懼不莵何敢復措一辭抑文公曾有言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注觧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注觧足矣久之不用注觧只正經足矣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吾胸中正經亦不用矣此文公喫緊教人處也僕於集注纂疏亦云

牟子才中庸纂疏序曰予既為趙君序大學章句疏矣趙君又疏中庸章句以胥敎誨嗚呼士惟無志則

已苟有志焉則何書之不可讀也予至是益歎趙君之用功何其專而工夫至到文理密察又何其不苟也然嘗伏讀中庸章句之書因有以見孔門傳授之正本朝諸子觧説之詳矣盖自皇王以來繼天立極丁寧告戒不出是道今觀堯之告舜則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則曰人心道心湯之誥民則曰民有常性武之誓師則曰人爲物靈以至成王之言生厚尹吉甫之言秉彝劉子之言天地中世之相去有久近而

聖賢之言先後一揆未嘗少殊也吾夫子生於春秋之世雖不得其位而爲往聖繼絶學若過於有位者越是時朝夕講貫則又有顔子曾子見而知之再傳而復得孔子之孫子思則又聞而知之子思子入懼此道之失其傳也乃推本古先聖人之意而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作爲是書以詔來世若有不能自已者焉此作書之本義也自是而後又再傳而爲孟氏孟氏歿此道寥寥千五百年至我朝而濂溪周子

者出始得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為書而心不慊意而火之今所傳者特其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横渠張子若謝氏尹氏亦皆記其語之及此者耳若呂氏楊氏游氏侯氏則又成書然或過於高或鄰於淺或語多差失或意轉支離或背其師説或入於釋氏具見於石君子重所編新安朱文公有憂之乃沈潛反復考其異會其同參考究極以審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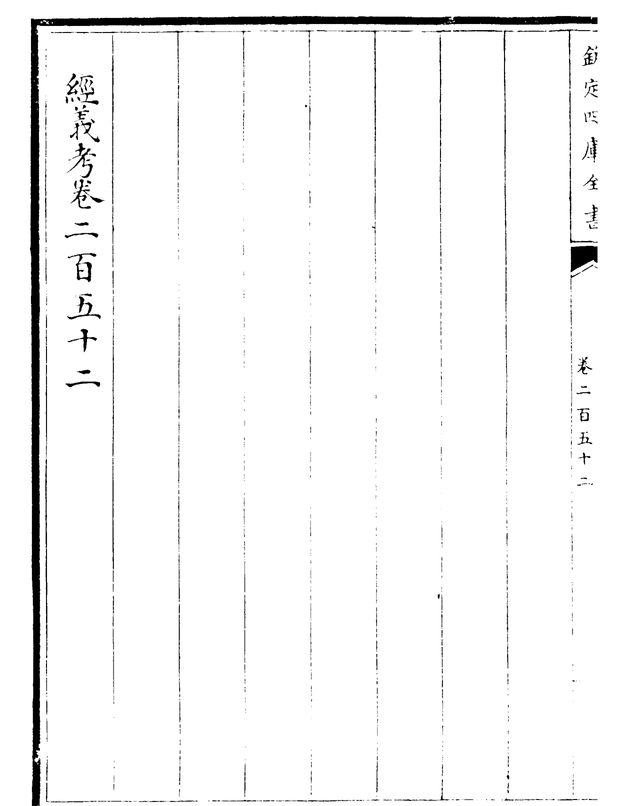
之著為章句一篇既又删石氏編次繁亂之語名曰輯畧記嘗所辨論去取之意名曰或問以附其後然後中庸之㫖始大白於天下可謂至矣盡矣今趙君又纂文公文集語録及諸高弟言及章句者而益之以已見至於或問則取其評論諸子之説而附注之是亦文公之意也學者觀乎此而有意於深造則羣言萃於一編易以參訂既有以見文公取舍折衷之詳又有以見門人講明論辨之當俟其首尾該貫義

理充足而後學爲中庸焉則得尺吾尺得寸吾寸雖
遠可近雖高可升而所自得者多矣不寧惟是厥既
知之又將以其所知者而見之素履實踐焉則知與
行互相發見豈不能爲聖爲賢乎然則纂疏之作雖
出於編輯之屬而發明中庸大義將以廸民彝厚世
教也豈訓故云乎哉
黄溍作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爲之說其微
辭奥旨散見於門人所記録者莫克互見公始釆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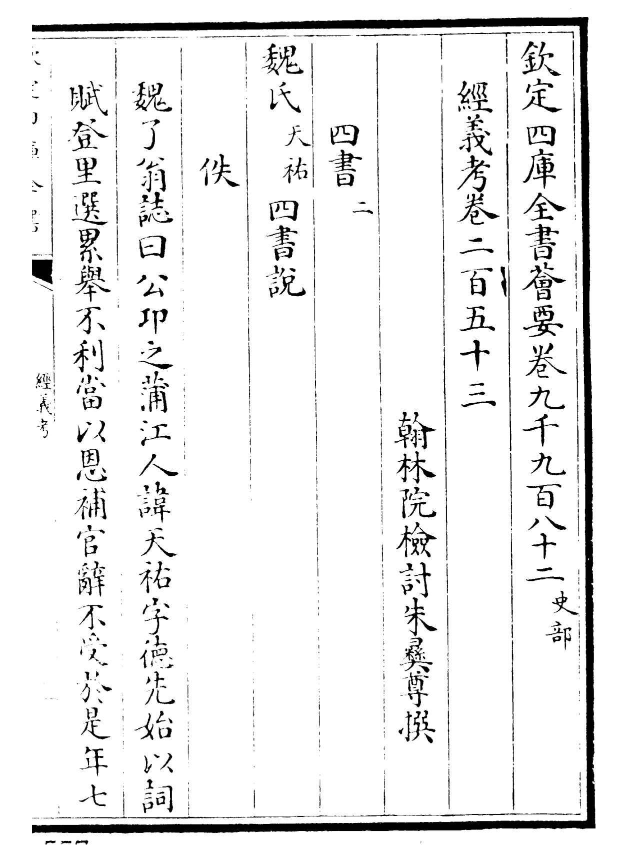
以爲纂疏蓋公父少傅衛公雷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源委纂疏所由作也

應俊序曰朱子四書如日星麗天萬象昭著然學者儻不精體深驗而以易心讀之則毫釐之差遽道已遠蓋其語脉流行之處辭氣抑揚之間皆精義至理之所寓也格庵趙公始作纂疏蒐輯一門師友之言字字研覈又爲推說其所未備而後讀者渙然怡然

皆得其門而入朱子有功於四書格庵又有功於朱子矣俊叨恩守括乃以邦人之志請入梓教授倪君澄王君慶高先後為校讎且涖其役論孟成會縉雲令王君既濟已刋中庸大學遂併刋於學官云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二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四書 二

魏氏天祐 四書說

佚

魏了翁誌曰公卭之蒲江人諱天祐字德先始以詞賦登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辭不受於是年七

十矣益大肆於學聖賢經傳歴覽博究旁及百家之論二氏之辭融貫異同會心適意舉世之可悅可慕無以易其樂者卒年八十有二平生論著有論孟中庸大學說藏於家

祝氏洙四書集注附録

未見

胡炳文曰洙字安道建安人

姓譜洙穆之子寶祐進士景定中爲涵江書院山長

胡氏升四書增釋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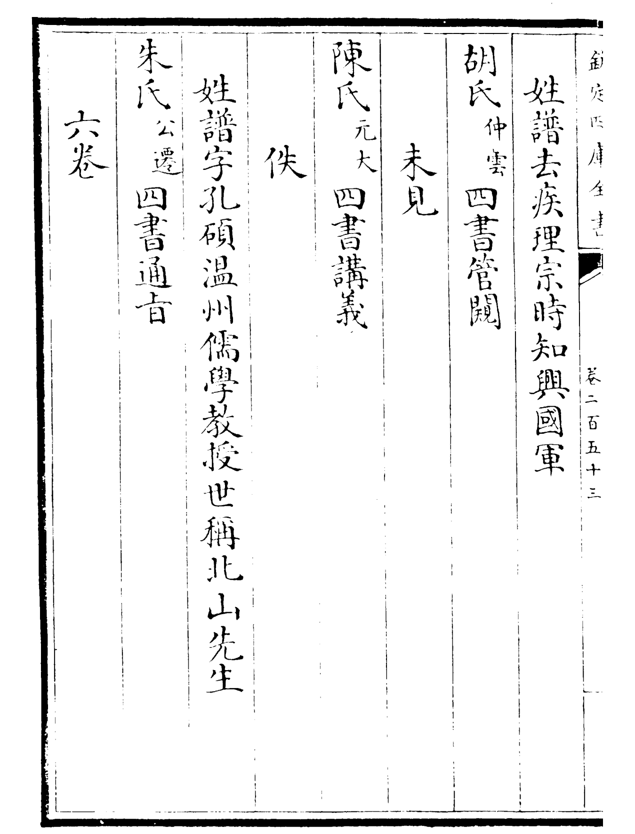
姓譜字潛夫婺源人淳祐庚戌以布衣領薦壬子登進士授國史編校

江氏愷四書講義

佚

馮氏去疾四書定本

佚



姓譜去疾理宗時知興國軍

胡氏仲雲四書管闚

未見

陳氏元大四書講義

佚

姓譜字孔碩溫州儒學教授世稱北山先生

朱氏公遷四書通旨

六卷

存

按通旨一書以類編之其目九十有八曰天曰天地曰命曰性曰仁曰義曰禮曰知曰信曰仁義禮知曰仁義曰仁知曰禮義曰知仁禮曰知仁勇曰德曰道德曰中曰中和曰中庸曰敬曰一曰誠曰心曰身曰志曰意曰思曰情曰恥曰樂曰好惡曰剛曰勇曰道曰孝弟曰忠恕曰恕曰忠信曰聖曰氣曰氣質曰

才曰鬼神曰禮樂曰樂曰禮制曰權曰人曰
人品曰道統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曰孔子
曰孔門弟子曰子思曰孟子曰古今人物曰
大人曰君子曰士曰善人曰狂狷曰鄉原曰
君子小人曰教曰學曰行曰師道曰諸經曰
義利曰祭祀曰喪祭曰文質曰文曰言行曰
言辭曰過曰節操曰名聞曰異端曰人倫曰
父子曰君臣曰君位曰君道曰臣道曰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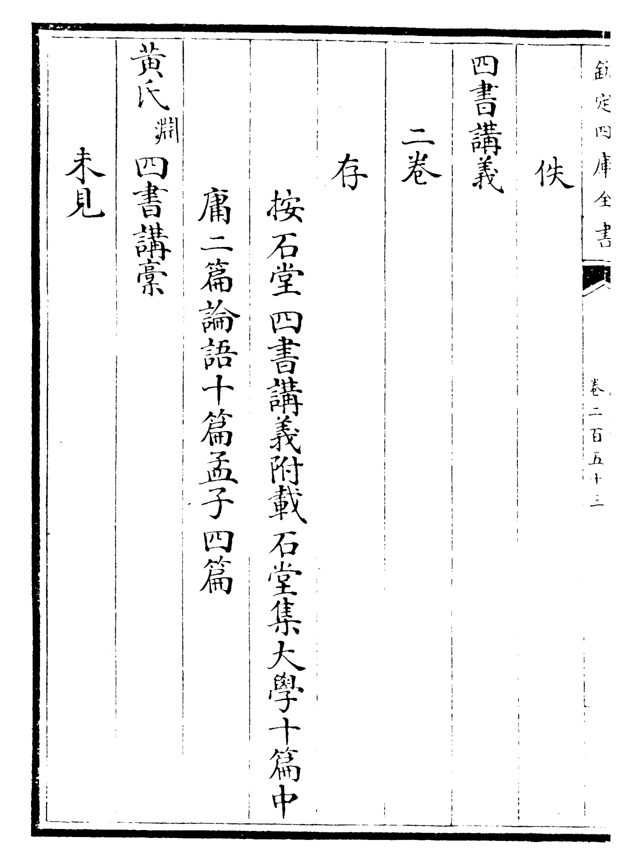
曰名分曰世俗曰知人曰用人曰交際曰義命曰富貴貧賤曰困窮患難曰辭受取予曰出處去就曰治道讀者徵嫌其繁公遷字克升鄱陽人

王氏柏標注四書

闕卷

存

陳氏普四書句解鈐鍵



佚

四書講義

二卷

存

按石堂四書講義附載石堂集大學十篇中庸二篇論語十篇孟子四篇

黄氏淵四書講稾

未見

鄭氏樸翁四書指要

二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黄虞稷曰宋太學生與謝翺友善入元不仕

龔氏霆松四書朱陸會同注釋或作張霆松

二十九卷又會要一卷

未見

袁桷序曰五經專門之説不一既定於石渠鴻都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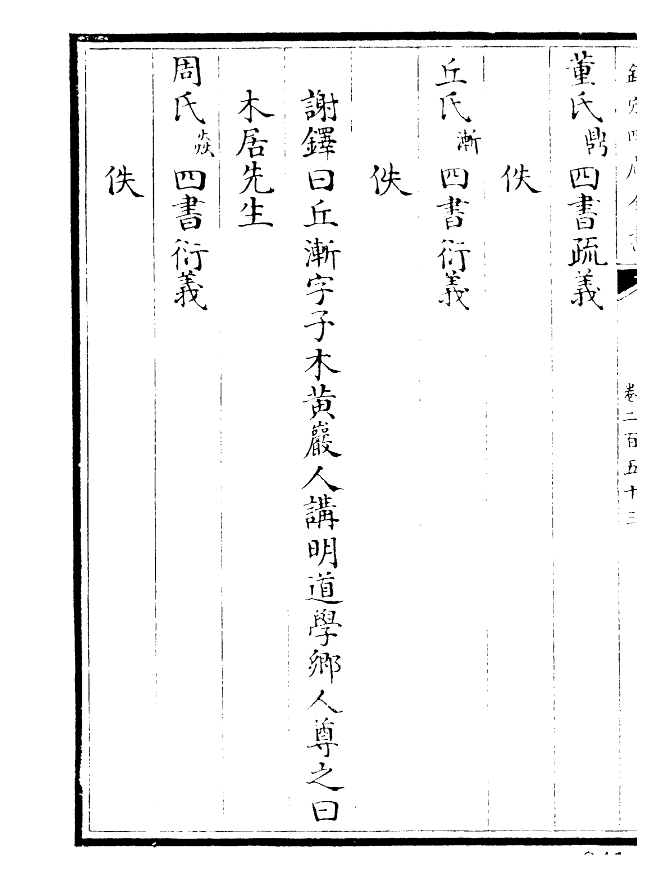
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占為主得失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學幾於絶息宋邵子朱子震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氏葉夢得氏呂大圭氏其最有功者也尊王褒貶則幾於贅是千餘年而始著者也書别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趙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

也詩本於大小序諸家詩已廢毛公說尊獨蘇轍氏始刪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焉者三禮守鄭玄氏正義皆旁證曲附唐趙匡氏始知其非宋諸儒駁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聖人書卓識獨見雖逾千百世亘萬古而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定論為是哉曩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序疑非西京於孝經則刊誤焉詩去其序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

為門弟子世固未有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闢而為陸學者不勝其謗屹然壘守是猶以泥丸而障流杯水而止燎何益也淳祐中番易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抑又聞之當寶慶紹定間黃公幹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為别録黃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録焉有語類焉望

壄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廣信龔君霆松始發憤爲朱陸會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刪繁會精予於龔君復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年則罔有異論故歷舉興廢之說若是噫龔君之書有俟於後若予言亦殆將得以同傳也

黄虞稷曰貴溪人宋咸淳鄉舉元郡縣上所著書於省省聞之朝授漢陽教授不就



董氏鼎四書疏義

佚

丘氏漸四書衍義

佚

謝鐸曰丘漸字子木黄巖人講明道學鄉人尊之曰木居先生

周氏焱四書衍義

佚

王義山序曰晦翁四書與六經並行於天地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絶業為萬世開太平此書也蓋自洙泗而後漢唐以來論孟庸學雖老師宿儒無以過而問焉者漢多訓詁之儒唐多辭章之士病在此也至宋始有伊洛諸大儒出有功於六經不細而言論孟者或不及於庸學言庸學者或不及於論孟未有知四書之為全書者惟朱夫子沈涵義理之精微研覃性命之藴奥定為四書所謂集大成

者也豈漢唐諸儒所可語此甞謂宋理學漢唐所無宋諸儒洙泗所有於戲盛哉青原白鷺間有學先師之學者衡齋先師周君焱是也衡齋取宋高第人謂指日金馬玉堂矣衡齋薄蓬萊弗即老於著書有通鑑論斷行於世今又有四書衍義不特史學精於理學尤精也近世真西山作中庸大學衍義而不及論孟非若衡齋所衍為全書也或曰四書之作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可到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非

不能也不敢也先師嘗曰某爲是書極知僭踰無所
逃罪先師且不敢衡齋敢爾予曰衡齋非敢也不過
發明門人所問之未及且先師庸學二序皆曰以俟
後之君子衡齋先生所謂後之君子也
寶祐登科録周焱字養晦小名壽孫小字九齡本貫
吉州吉水縣
江西通志周焱吉水人寶祐四年進士官南昌知縣
入元不仕

吴氏 梅 四書發揮

佚

括蒼彙紀吴梅字仁伯麗水人何北山弟子咸淳乙丑進士官浦江錢塘二縣尉

陳氏 煥 四書補注

佚

曾氏 子良 四書觧

佚

衛氏富益 四書考證

佚

梁氏志道 四書通紀

佚

赤城新志梁志道臨海人咸淳十年進士官教諭

胡氏一桂 四書提綱

佚

王禕曰永嘉人字德夫號人齋

何氏逢原四書解說

佚

趙氏悳四書箋義纂要

十二卷 又紀遺一卷

存

劉有慶序曰聖道散而為言猶元氣散而為物未嘗一日不燦然穹壤間惟閉蟄於冬晦冥於夜則不能有見秦滅學學者如窮冬深夜有目無睹千五百餘

年而大儒繼作冬復春夜復旦然後萬物形色元氣之燦然復著善觀物者觀此足矣友人鐵峯趙君悳雅是予言一日以所輯四書箋義示予予愛之曰是能羽翼傳注殆所謂無是書則是理有闕然者乎雖然散在萬物元氣之迹爾執一物以議元氣不可也學者能因迹以求其心則精觕小大孰非一貫之妙哉不然程子玩物喪志之言不可不懼泰定改元歲甲子

李案序曰讀書之法必先通訓詁曉文義而後可以通聖人之意譬諸泝大江必涉其流而後可以達其源也四書至文公盡矣無用更加注脚然其書中凡所援引証據或有攷於注疏音義或有取於名物度數務從簡明不復該載讀者猶或病之南昌鐵峰趙君博學多聞授徒之暇蒐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爲箋義鉤玄提要本末兼備要旨羽翼文公之説非有異於文公也趙君之用心亦勤矣是編出使家素

乏書者得之則免借癡之誚牙籖富蓄者得之則免
檢勘之勞其有益於學者亦多矣雖然趙君之箋是
書蓋欲學者由是而知文公之説由是而通聖人之
意而造於聖人之道非務為博洽而已苟用心於枝
葉而不究其本則先儒買櫝還珠之説可不戒哉而
亦非趙君箋書之意也泰定元年甲子九月
曾翰序曰韓文公謂儀禮難讀予謂惟四書為難讀
爾有能虗心涵泳切已省察知聖人之所以為聖而

吾之所以未至於聖人者精思而求之至於浹洽貫通真實履踐對是書而不愧作者而後謂之善讀則四書之難讀豈不信耶而讀集注者於其制度器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羣公先儒之格言有一事之不知一語之未鮮若無大相害也然讀之之際不免於疑滯之患則亦善讀者之累也鐵峰趙先生以其難為憂即凡集注之所引旨箋釋於其下俾讀集注者開卷瞭然無復疑滯而何難讀之有予讀書於

肖堂陳氏館知先生用力者二十年然止欲以課兒則先生之心亦狹矣有能鐫諸梓以公天下則豈徒讀者之幸亦述者之幸也泰定乙丑仲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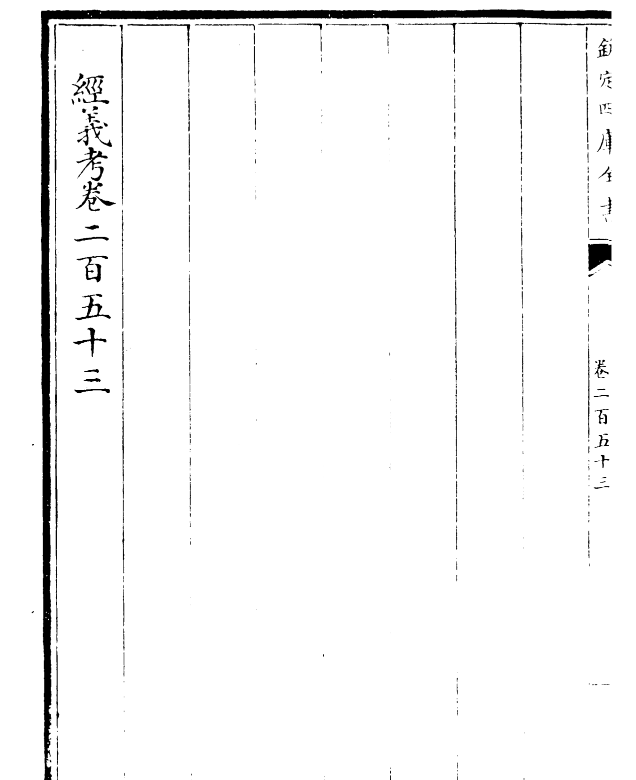
德自序曰四書箋義者箋章句集注之義也予嘗置四書於几有叩之者曰子習紫陽之說乎曰然曰大學序云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王宫之學何所考盤銘或問引刀劍户牖等銘見於禮書者云何予則瞿然未知所對於是温繹前傳采摭凡要因其

言以求所本考其異以訂所疑彙箋成帙因以課兒
且戒之曰朱子所釋葢羣經子史之義皆有焉茍以
四書急决科利而他書置所未暇則凡昧於傳注者
不特失其所未暇遂并所急失之矣然明辨必由博
學是箋也膚謭豈能畢通之後有同志補輯遺闕刪
正繆戾斯文厚幸乎哉致和戊辰夏五朏
張存中曰四書箋義趙氏所輯與杜氏旁通熊氏標
題相類而過於繁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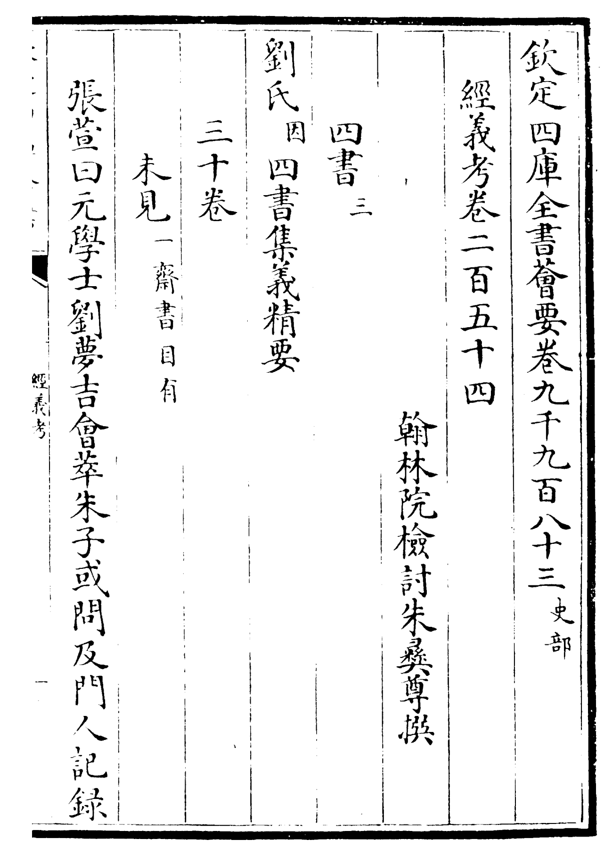
按鐵峰趙氏箋義崑山徐氏傳是樓有雕本前有序四篇一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眉山劉有慶一將仕郎撫州路崇仁縣丞番陽李桀一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曾翰一為德自序其書雖遵朱子論說而以大學為先次以論語又次孟子又次中庸

熊氏禾標題四書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三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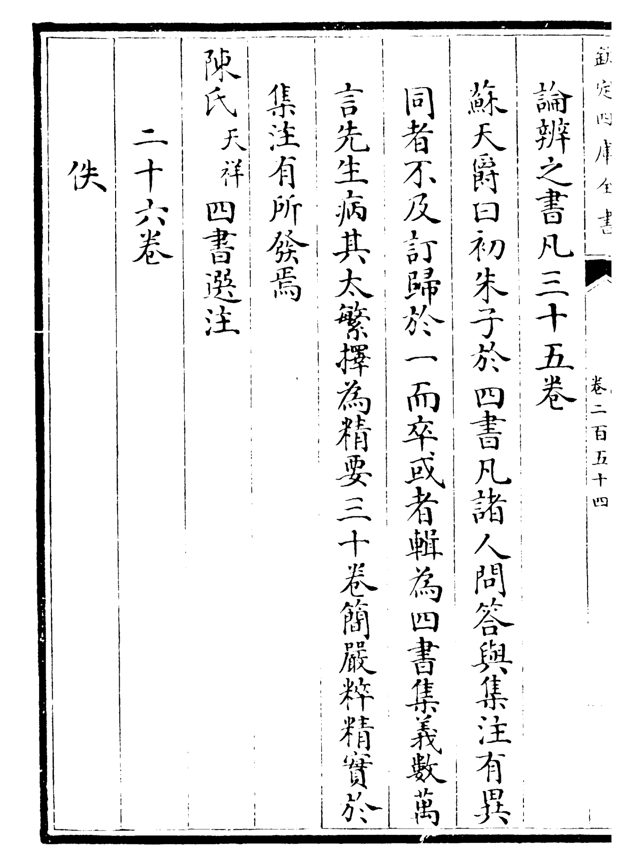
四書 三

劉氏因四書集義精要

三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張萱曰元學士劉夢吉會萃朱子或問及門人記錄



論辨之書凡三十五卷

蘇天爵曰初朱子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注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或者輯為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為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於集注有所發焉

陳氏天祥四書辨注

二十六卷

佚

四書集注辨疑

十五卷

存

張養浩曰或謂四書辨疑雖不作亦可竊謂人非生知孰能無疑疑而辨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温公疑孟子歐陽文忠疑繫辭固不害其為大賢也

按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峰胡氏偃師陳氏黄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是書專辨集

注之非曾見吳中范檢討必英藏本乃元時
舊刻不著撰人姓氏繹注中語於置郵傳命
曰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站又曰馬鋪步
遞之舍曰急遞鋪中原多事之日曾三十里
置一馬鋪大槩十里一鋪爲常於曾平公將
出章據中原古注本以定南方本傳寫之誤
又曰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一百五
六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云云成甫長文

並制人注辭不類若雲峰四書通一宗朱子不應互異其為偃師陳氏之書無疑且其卷數亦合遂定以為天祥著天祥字吉甫官至集賢大學士中書右丞卒謚文靖

又按蘇伯修撰安熙行狀曰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為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及來為真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

生懼焉為書以辨之其後陳公深悔而焚其書元史列傳亦云然則范氏所藏乃陳氏焚餘本也

胡氏炳文四書通

二十六卷或作三十四卷

存

炳文自序曰四書通何為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

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奥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予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於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

之際也嗚呼此予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予不能自謂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則予之所深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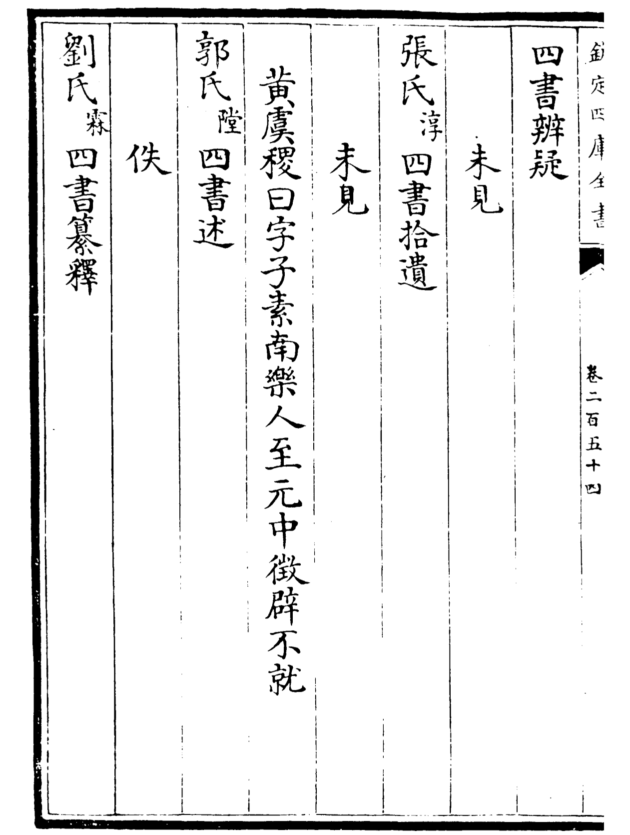
鄧文原序曰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明於考亭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著又次考求朱夫子取舍之說可與言學矣然習其讀而終莫會其意猶為未善也纂疏集成博采

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貿亂而無所折衷子竊病焉近世為圖為書者益衆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為異說以衒於世子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子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峰胡先生之為四書通也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夫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已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

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為史通通之義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之㫖云

張存中跋曰泰定三年冬存中奉浙江儒學提舉志行楊先生命以胡先生四書通能刪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通釋集疏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委命齋付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刊印以廣

其傳為此來茲書府承志安余君命工繡梓度越三稔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四書校勘如集成標題經注善本改亦曰學之正之曰為由增暮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改今以纂疏集成通釋附録為正庸學或問不敢分析失朱夫子本意編附於章句通後又於集注字之竒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庶初學之士亦便於考索云



四書辨疑

未見

張氏淳 四書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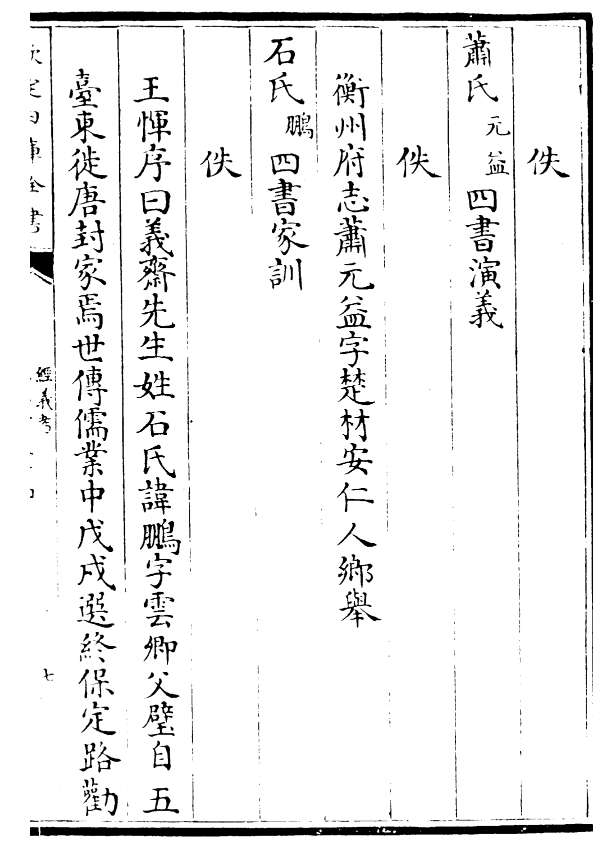
未見

黄虞稷曰字子素南樂人至元中徵辟不就

郭氏陞 四書述

佚

劉氏霖 四書纂釋



佚

蕭氏元益四書演義

佚

衡州府志蕭元益字楚材安仁人鄉舉

石氏鵬四書家訓

佚

王惲序曰義齋先生姓石氏諱鵬字雲卿父璧自五臺東徙唐封家焉世傳儒業中戊戌選終保定路勸

農使先生早以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魁
多士資純篤恬於世味惟閉户讀書務為無所不窺
四書小學尤所致力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沈潛玩味
者有年反復更易初不去手易簀際屬其子承義等
曰吾平昔精力盡在是書藏之家塾詒訓子孫吾世
其庶幾乎承宗奉遺命以叙引來請僕憶提憲燕南
時按行屬縣與先生有一日之雅今雖衰耄忍靳一
言庸慰存没夫四書所載性命道德之懿修齊治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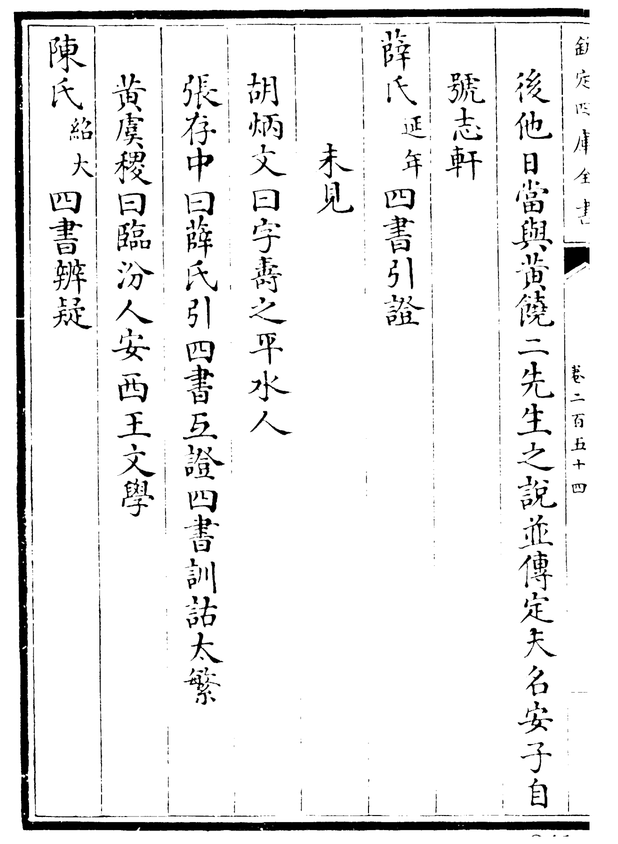
之方道統所由傳授學者所以修習推明天理維持世教如水火菽粟日用而不可闕伊洛名公後宋諸儒集解纂疏論之詳矣近年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鄉一邑之士例皆講讀僉謂精詣理極不可加尚先生復能沈浸濃郁含英咀華發先儒之未及附已意之所見自為一家之說其學與志可謂勤而知所務矣蓋士生斯世不可虛拘出則行道濟時隱則立言垂後況性命之理仁義之端非由外鑠皆性分之所

固有職業之所當為盡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先後淺深之别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子夏亦云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是則先生著述之本意也若祇以篤信好學修辭明志遺訓子孫啓廸後學折中聖賢則義齋之名亦當傳聞於後於是乎書大德辛丑歲孟夏吉日題

何氏安子四書説

佚

程鉅夫後序曰四書至朱子注釋精矣然朱子修改易簀未已天假之年則今本猶未為定本也勉齋之說有朱子所未發者雙峰之說又有勉齋所未及者亦可見義理之無窮矣後之讀者於先儒之旨曾未貫徹而或有妄肆誹議者焉一也庸一也妄其失惟均鄉貢進士何定夫能於朱子之說有所發明不阿隨又不詭異可謂善學者矣惜乎泯泯無聞於世也其子捧其父書求序引欲以傳於世予嘉之為書其



後他日當與黄饒二先生之說並傳定夫名安子自號志軒

薛氏延年四書引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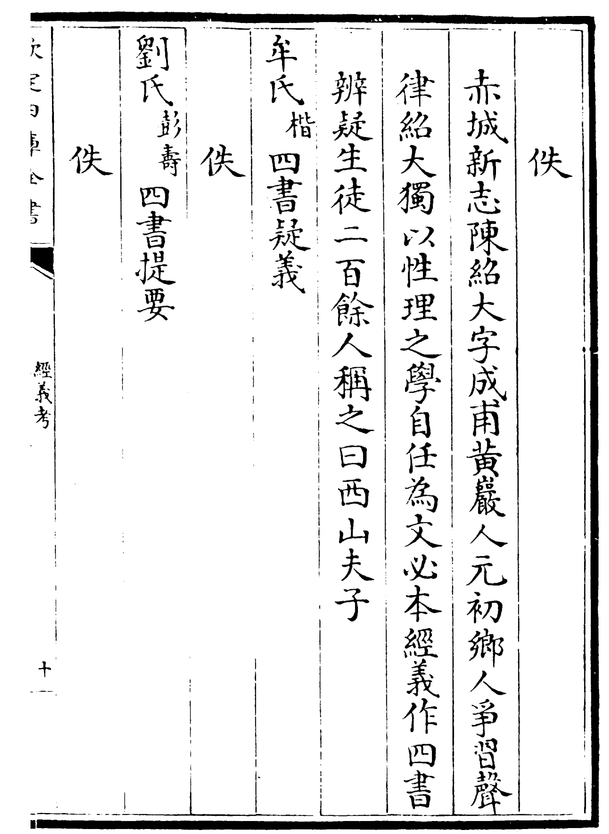
未見

胡炳文曰字壽之平水人

張存中曰薛氏引四書互證四書訓詁太繁

黄虞稷曰臨汾人安西王文學

陳氏紹大四書辨疑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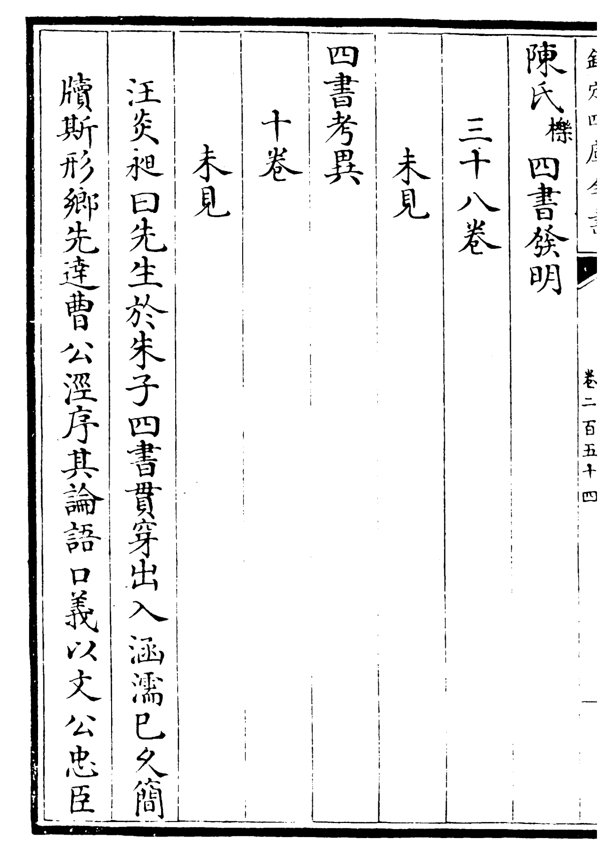
赤城新志陳紹大字成甫黄巖人元初鄉人爭習聲律紹大獨以性理之學自任爲文必本經義作四書辨疑生徒二百餘人稱之曰西山夫子

牟氏楷四書疑義

佚

劉氏彭壽四書提要

佚



陳氏櫟四書發明

三十八卷

未見

四書考異

十卷

未見

汪炎昶曰先生於朱子四書貫穿出入涵濡已久簡

牘斯形鄉先達曹公涇序其論語口義以文公忠臣

稱之由今以觀世有纂疏集成雖皆為四書羽翼然語録無新舊之分衆說有泛切之混章句集注反為所汩沒讀者蓋深病之及發明出而此弊始掃謂之忠臣不亦宜乎

周氏良佐四書人名考

佚

吳澂序曰朱子之釋四書義理精矣然所引用人名及其事實初學有所未詳清江周良佐博考備述俾

人名事實坦然明白間又發揮其辭語通曉其旨趣於讀者誠有資予雖老亦願得此編常置書案間豈特可為初學之益而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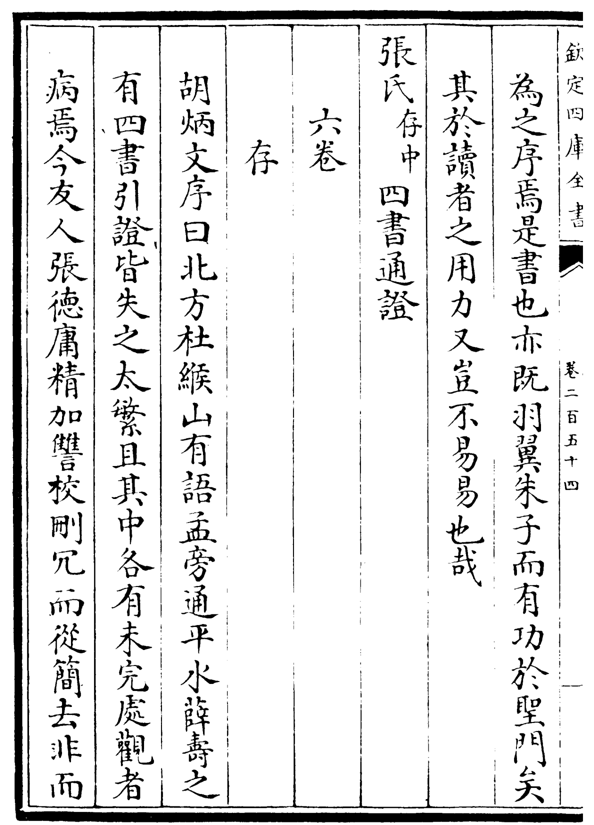
詹氏道傳 四書纂箋

二十六卷

佚

胡一中序曰四書之旨自漢以來晦蝕於訓詁迨朱子而大明朗如日星然其廣大精微殆有如象緯之

有躔次氣候之有步推讀者茫乎未易窺測也夫苟差於句讀則章之旨杌隉矣訛於音釋則字之義怗懘矣經傳之援據名物之本末或昧焉則鹵莽而滅裂矣理何自而明哉朱子嘗言不用聖賢許多工夫則無以見聖賢之意然則學者可不用朱子之功而求朱子之意乎臨川詹君道傳用魯齋先生所定之句讀會近代諸儒之箋釋而參訂之名曰四書纂箋藏於家塾以授其徒建陽陳君子善録而行之乃求



為之序焉是書也亦既羽翼朱子而有功於聖門矣其於讀者之用力又豈不易易也哉

張氏存中四書通證

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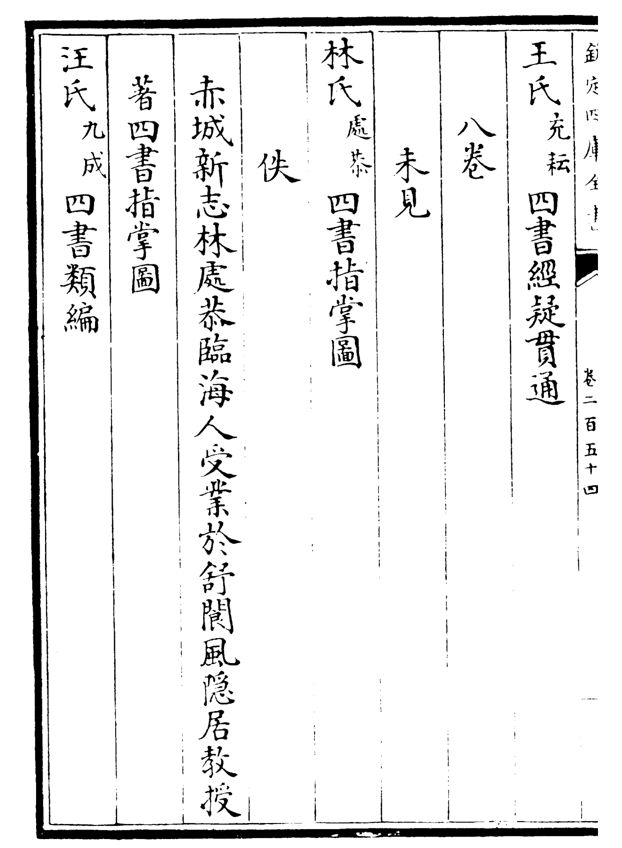
存

胡炳文序曰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今友人張德庸精加讐校删冗而從簡去非而

存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余通之後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德庸此書誠有補云

存中自述曰四書集注明理用事簡明為尚至集成而理愈晦矣雲峰胡先生去其晦而取其明則理通矣今趙氏箋義出而事益繁存中不揆僭越去其繁而存其簡則事亦通矣

按存中新安人



王氏充耘 四書經疑貫通

八卷

未見

林氏處恭 四書指掌圖

佚

赤城新志林處恭臨海人受業於舒閬風隱居教授

著四書指掌圖

汪氏九成 四書類編

二十四卷

未見

鄧文原序曰四書類編者新安汪君又善之所輯也

四書之學始明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於考亭朱

夫子今家有其書學者博詞誦以熟其於進道也有

涯矣然河南諸弟子之論未能無醇疵學者不遡源

而求則亦莫知乎朱子取舍之意況後於此肎從而

折衷之今汪君博采先德之所紀著區分彙列純而

不雜簡而不疏既以自淑且以勖夫人又善之用心亦勤矣又善體易者也吾爲君舉易以明其略萃之彖曰萃聚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夫復可以見天地之心而不及其情大壯見天地而不及萬物維咸恒萃則天地萬物之情皆可見而萃又統咸恒之萬即歸於一者也其象澤上於地若陂水以濡其盈以沛厥施與麗澤講習之義可以類觀故學之有資於萃聚又如此吾夫子之言曰既會通以

行其典禮惟會故通不會不通也後世始為類書以便學者喜其闕而研索不精適以資膚剽淩躐之病故吾於汪君既嘉有講學之益而愛是書復慮學者因是書而廢講學之益則非汪君成是書意也觀吾言者其亦有所警也夫

解氏觀四書大義

佚

江西通志觀吉水人預修宋史

郘氏大椿四書講義

佚

李德恢曰大椿字春叟壽昌人宋景定甲子年十二領鄉薦至元中為晦庵書院山長嚴州府志作龍游教諭

包氏希魯點四書凡例

未見

黄虞稷曰字魯伯進賢人吴艸廬弟子

許氏謙讀四書叢說

二十卷 一齋書目有

未見

吳師道序曰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為其徒講說而其徒記之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師魯齋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齋黄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說者固蔑以加矣門人高弟不

為不多然一再之後不泯滅而就微則泮渙而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正則未有如吾鄉諸先生也蓋自北山取語錄精義以為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齋為標注點抹提挈開示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論孟有考證中庸有標抹又推所得於何王者與其己意併載之君上承淵源之懿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誼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苦篤實之功妙理融於言表成說具於胸中問難開陳無少凝滯

抑揚反覆使人竦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得焉故自遠方來從學者至數百人遂為一時之盛今觀叢說之編其於章句集注也奥者白之約者暢之要者提之異者通之畫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至於訓詁名物之缺考證補而未備者又詳著焉其或異義微牾則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嗚呼欲通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

必由許君之說茲非適道之津梁示學者之標的歟先是君未没時西州人有得其書而欲刋之者君聞亟使人止之且恐記録之差也則自取以視因得遂爲善本諸生謂予嘗辱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竊獨惟念昔聞北山首見勉齋臨川將别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屛諸家所録直以本書深玩蓋不忘付屬之意自是以來諸先生守爲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傳緒不差闡大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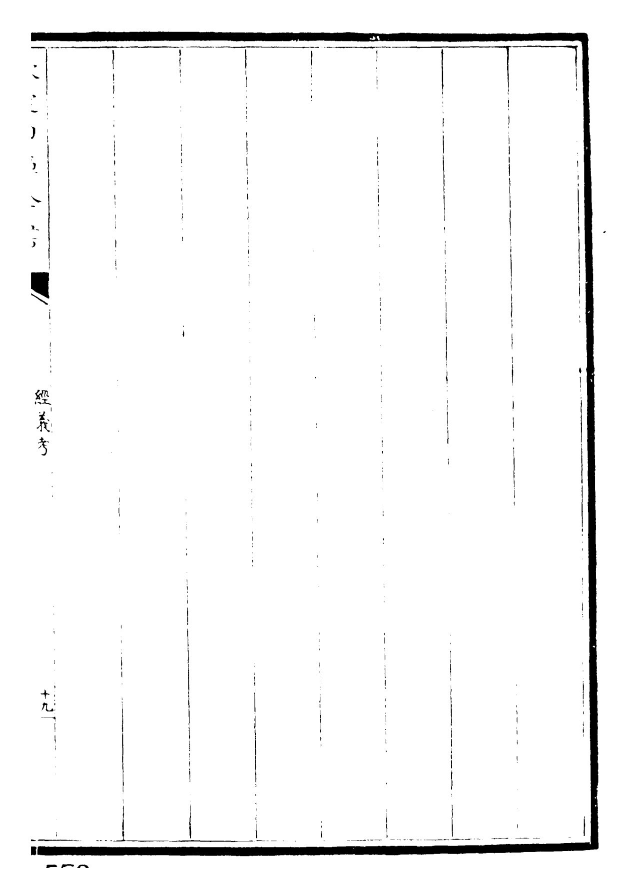
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初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平時其言好惡同異喜大恥小延平語於吾儒之學理不患其不一所難不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書數十萬言莫不由此學者於朱子之書當句讀字求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為人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說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併著之君名謙其世系履行

與凡他經論著詳具友人張樞子長所為行述茲不復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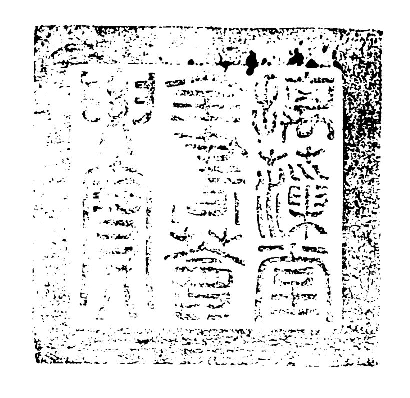
黄溍作墓志曰先生叢說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嘗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義廣讀者或不能悉究其義以一偏之致自異初不知未離其範圍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安氏熙四書精要考異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八十四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四書 四

程氏復心四書章圖

二十二卷

存

程鉅夫序曰夾漈鄭氏謂古者書必有圖然稍見於

六經傳注之家惟車服名數而已余少學於臨川見雙峰饒氏大學中庸圖始識古人立圖之意去今又五十餘年乃得吾宗子見四書圖章為之圖圖為之釋有本有末有終有始如天之文地之理莫不合於自然非深得古人之意不能也世之譚神仙學金丹者猶必假圖說以達其旨況為聖人之道者哉此圖之與書必不可已者也子見書既成上之朝將畀之秩慨然曰凡吾所以至此者非以進取為也欲俾天

下知有吾書也吾親老矣吾歸養吾親復何求哉即

以為鄉郡教授致仕嗚呼此所以為古人之學也余

既不能為子見留乃序以送之延祐改元歲在甲寅

王約序曰集賢待制周君南翁持諸君所作四書圖

引見示且曰圖乃吾鄉士程子見進於有司者子見

年踰耳順以親老授新安教授致仕歸養敢丐子言

予因告南翁曰道學之稱肇於河南二程子四書之

目起於考亭朱文公在宋有川洛朔之黨互為詆訾

莫能相尚要其歸但視主之者勢力隆替耳而公是公非殆有不可掩者逮我朝魯齋先生許公出道學四書復盛然從之者多而真知者寡坐談者易而行之者難道也四書也皆吾夫子天包地載範世立極千萬禩不易之良法也蓋人人得而知人人得而有人人得而用同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固不可標榜曰道學分别曰四書拘拘然紆紆然徒事虛文而已顧言行相副表裏一致而後可真知篤行之效

也噫發源者初未必然濬流者激而至此予觀子見撰述如此之富去就如此之明質諸所學而不詭庶幾服膺吾夫子之訓者歟南翁愕曰異哉子之說請書以為子見南轅序

趙孟頫序曰古今類書多矣大而天地日月山岳河海微而昆蟲草木以至人事之成敗興廢言語文字之等莫不會萃捃拾人誇多而家競富其用也不過為詞章而已其於道德仁義則無有也新安程子見

白首窮理於朱子之學若饑之於食渴之於飲寒暑之於裘葛晝不舍而夜不輟貫穿精熟於是類而為書列而為圖道德性命仁義各以類從使學者一覽而盡得之其有補於理學甚大豈古今類書所能望也予既讀之知其用心之篤而子見引年而歸予甚高之故書其篇首以致意云延祐改元春三月十三日

元明善序曰理學至宋九大儒言之可謂詳且明矣

苟潛心於四書發之以近思録而後進於易書詩春秋何理不窮以之修身治人聖賢事業不外乎是然理自難明言之易差非明師良友講授之真幾何不有千里之繆哉新安程君復心四書章圖取朱子章句集注一一為之圖觀者瞭然即曉大義深有補於初學雖然四書之旨深矣有非圖所能盡者學者因是以求章句集注因章句集注以得聖賢之心聖賢之事業為可企及也歟延祐改元清明後二日

鄧文原序曰書之有圖猶天之歷象象本於自然雖聖智不能加毫末歷則為之乘除贏縮以求合乎天者也故治歷而不得其理歲久必差象則昭晰烜著凡有目者皆可睹而定書自六經而下衆言淆亂有戾於聖人之道者矣而圖不能以強為譬諸山川草木宮室器物日與人接繪者一有訛謬輙為衆訕笑夫圖之難如此四書始表章於濂洛而大盛於考亭朱子發幽闡微旨義炳煥使習其讀者可以遡聖賢

於數千載之上若身列諸門弟子而授受焉也新安程君子見復爲之圖以惠學者章分句析鉅細不遺吾獨惜君之生也後不得親取正於朱子也又幸學者因圖以求朱子之意而有得於四書者其效未有止也雖然吾猶有說焉自四書之學行家傳而人誦之矣求諸致知而力行者率千百不一二更世之論儒者常以是相詬病凡道必有對待自陰陽剛柔仁義引而伸之不可殫盡學者每有所偏或舉一而遺

其二從其易而不究其所難故去道日遠聽言視行聖人猶爲宰予而改矧去聖人若是其遠也哉夫圖也書也致知之事也而未及乎力行也傳之書者可圖也傳之心者不可圖也必得傳心之妙而後可與學道予見年才六十朝廷旌用爲郡博士而子見以親老乞致仕其於進退出處不亢不汙庶幾乎力行之士矣故予爲序其編首而歸之

虞集序曰右四書章圖纂要者新安程君復心之所

著也其為書也蓋取朱子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之說有對待者若體用知行之類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義利之類有成列者若學問辨思行之類隨義立例章為之圖以究朱子為書之旨其意可謂勤且切矣皇慶二年有司以君與書薦於朝明年以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而歸年才六十耳間出其書以示集使集識之集曰昔之為圖者蓋未始有書也姑假夫奇偶之畫以擬其不測之迹而著可見之象

引其方圓逆順之體而極夫消息變化之妙簡奥微妙未易知也後聖後賢有作然後推以立言而天地人之縕盡矣則書固所以明圖者也今君之圖則又以明夫書者也蓋孔門諸子敘述夫子所言與曾子子思孟子之所述煥乎大哉昭如日星又有周子二程子張子與其門人弟子相與講明之聖賢之微言大義豈復有不盡者哉及朱子為之集注章句然後會衆說而歸於一其所以極博約之功者千古所未

有也凡終始本末之說內外精粗之辨條分縷析粲
然有序今其書家藏而人讀之然而習之而不察者
猶衆也夫舍朱子之言則何以知四書之旨然非有
以貫通其條理而分別其節目則朱子立言之意又
何以得之也哉然則君之為圖也可謂有功於考亭
有補於同志者矣集不敏三復三歎敬識而歸之雖
然集嘗聞之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又曰體用一原
顯微無間嗚呼安得因子之圖以得言而忘圖因言

以得意而忘言者而與之共論此乎延祐元年三月

甲午

楊載序曰四書者王道之骨髓五經之根柢也自孟子後無傳於世伊洛大儒始發其端至於文公遂尋而竟之文公學者萬餘人著名者數十人文公雖貴為從官而常自放於山林之中極幽窮深人迹所不到之處優游終歲研窮詁訓斷離章句至辭有曲折意有難明輒與其徒互相詰難往復紬繹五三聖人

以道相傳而託之於文字雖臯夔伊傅之徒蓋僅有聞者而去之千載將逆求其旨豈非難哉文公以希聖之才曳踵伊洛纂輯舊聞性命道德發無餘藴綱紀大倫使人道生生不遂滅息其書亦既流出於八極之表雖言語不通文字不同譯之以象人無間中國然而文公造事弘大罔羅萬殊沈思默慮晝夜不輟至於屬纊猶有所更定補而輯之使無缺遺亦文公之所望於後人者也程先生生文公之鄉里授受

此書具有師法懼學者務以訣詞破碎大道或掇拾一二妄肆詆毁攻凡辭見異同義涉疑似者列而為圖使學者於文公之言了然於心欲疑無所葢有為都邑之遊者念其鄉人之不能至也作都邑志以遺之或者又因其志繪而為圖既繪而圖則覽之者知益易矣程先生行義甚備葢所謂真知而實踐之者故其為言綜覈深固有所據依學者觀焉如伐鄧林而假利於斤斧則其所獲不多且逸哉延祐元年後

三月十一日

藏夢解序曰混沌未鑿鴻蒙兹萌固未有圖也自宓犧氏之王天下也河出龍馬負圖焉聖人以此發造化之機闡鬼神之祕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生生不窮之理實肇於此於是易有圖一百二十有二書有圖七十有七詩有圖七十有六禮有圖一百一十有二記有圖九十有八春秋有圖一百二十有六而六經之圖備矣其他五行有圖天文有圖地理有

圖三禮有圖紹運有圖器物制度亦各有圖圖非不多也惟四書章句集注未有為圖者林隱程君生文公之鄉志文公之學而自得乎孔曾思孟之心用力四書闡徹析幽分章纂圖垂三十年而書始成又間出己見以發明文公未盡之說名曰四書章圖纂釋後學之士苟能因圖以求觧因觧以求經則四書義理瞭然於胸中矣豈非後學之指南讀書之捷徑也歟予嘗聞諸文公之教學者有曰學問須以大學為

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又曰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燦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也旨哉言乎以文公之言驗林隱之圖見者易曉卓然有補於世教矣矧今天子嘉惠斯文勉勵學校宣明教化東宮喜聽經書尊儒重道樂善好賢予以是知林隱之圖可以自見矣進之於朝非惟斯文之幸抑斯世之幸也故喜書而樂道之至大三年六月六日

來𥘉存曰象數可以圖言名意不可以圖言以圖言之其亦有所本乎昔者聖人觀象著圖因圖爲書範圍發揮由書而始通則夫圖之祕非書不能以盡是書之明於圖者也後聖繼述遵大演圖器度物象之微剛柔善惡之應若天旋之默運於樞紐其不可以繪畫得之者猶因名以立義此圖之輔於書而不可廢焉者也二者之用各有先後合而言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自正心誠意之說興莊無畔岸朱子憂之遂

以其可據依者為之主而體用知行之說實切於學者之功用後百餘年五經廢棄遂復勦取其近似端坐塗飾而根柢原委悉不能攷禮主於敬理主於善一言以蔽講學之法靡爛而不可救矣新安程子見取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切於吾身者析而為圖以輔翼朱子之教抑亦使夫人知為學之敘非字義之可盡條分目舉必有能篤行而親識之者斯足以盡夫斯道之要其勤且備可謂能矣昔真文忠公作讀書

記仁義性命之說各以類從先正肅公作書上之曰使若書成學者將得以自肆令是書具在視令之言理者與古賢無異論其所學則又甚於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圖其必有以拯諸

薛瑄曰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姓譜婺源人會輔氏黄氏之學而折衷之章為之圖圖為之說名曰四書章圖總要

黄虞稷曰復心字子見取文公四書集注分章析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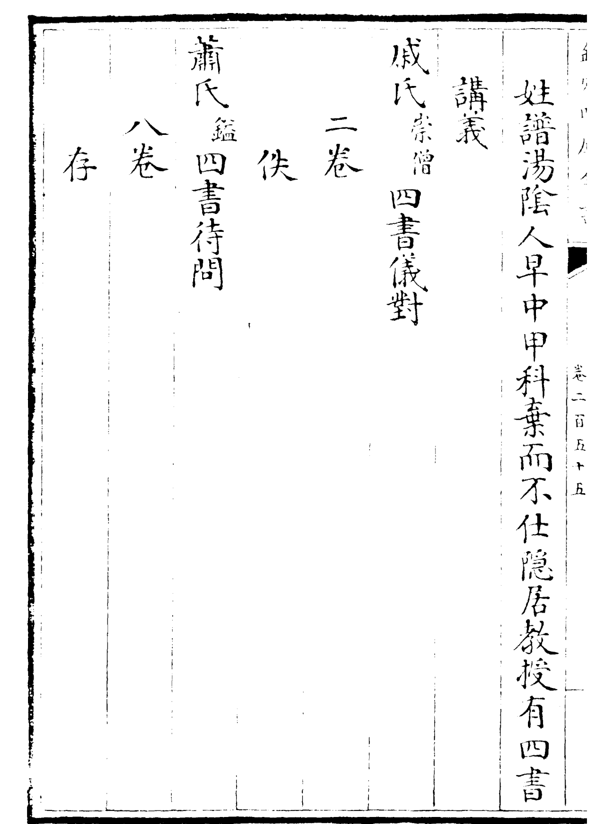
各布為圖又取語録諸書辨證同異損益詳畧名曰纂釋至大戊申江浙儒學提舉司言於行省皇慶癸丑行省進於朝特授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給半俸終其身

吳氏存四書語録

佚

薛氏大猷四書講義

佚



姓譜湯陰人早中甲科棄而不仕隱居教授有四書講義

戚氏崇僧四書儀對

二卷

佚

蕭氏鎰四書待問

八卷

存

鎰自序曰四書有疑朱門師友辨之詳矣而散出於其所自爲書觀者難以歷覽未有合之者天朝取士以經疑爲試藝之首葢欲吾黨之士彊勉學問以求聖賢立言之微意而或者昧焉若大學道字訓言而以爲道理之道性善賢愚同得而謂愚者得其偽博文約禮重在行而曰主於知詳說反約專言知而曰主於行亦既得雋鄉闈策名天府矣則眇迓眇之故也比客建城與友人歐陽養正讀書之次隨時采集

因成是編皆先儒之遺言緒論及時之不倍師說者間亦附以一二鄙語及養正所述則以會蕞自修別之凡五百四十問一百一十七則以經之篇章為之次目曰四書待問非敢擬諸扣鐘者以是待有司之問焉則庶幾其應不匱比類而求之則凡經之所疑皆可旁通而盡得之是書之集本為舉子觀覽之便由是而得其義則於窮理盡性之功為尤大而於進取又其餘事矣泰定甲子日南至

楊士奇曰四書待問八卷元臨江蕭鎰爲科舉之學設也元塲屋有四書疑問國初三科猶然洪武甲子始改爲四書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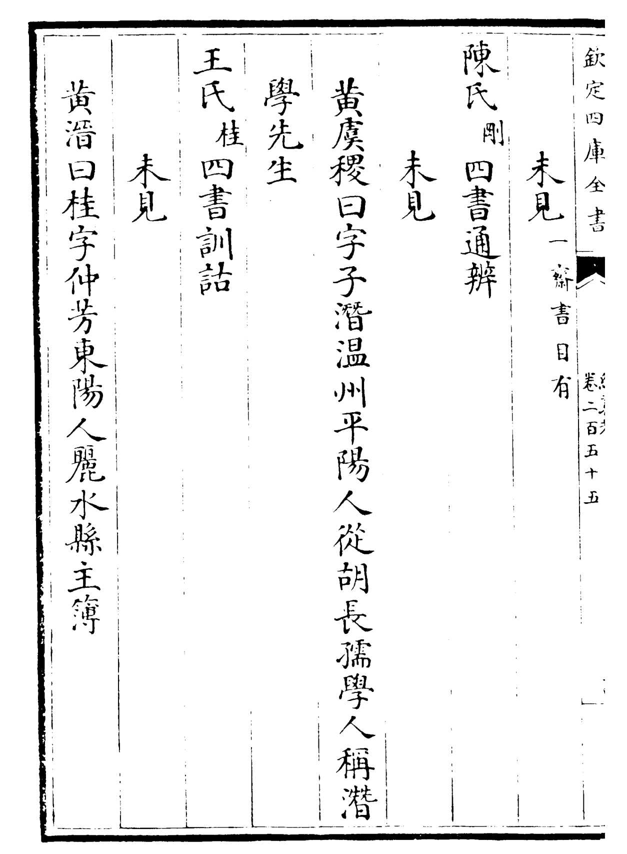
陸元輔曰蕭鎰字南金臨江人

歐陽氏侁四書釋疑

佚

黃氏淸老四書一貫

四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陳氏剛四書通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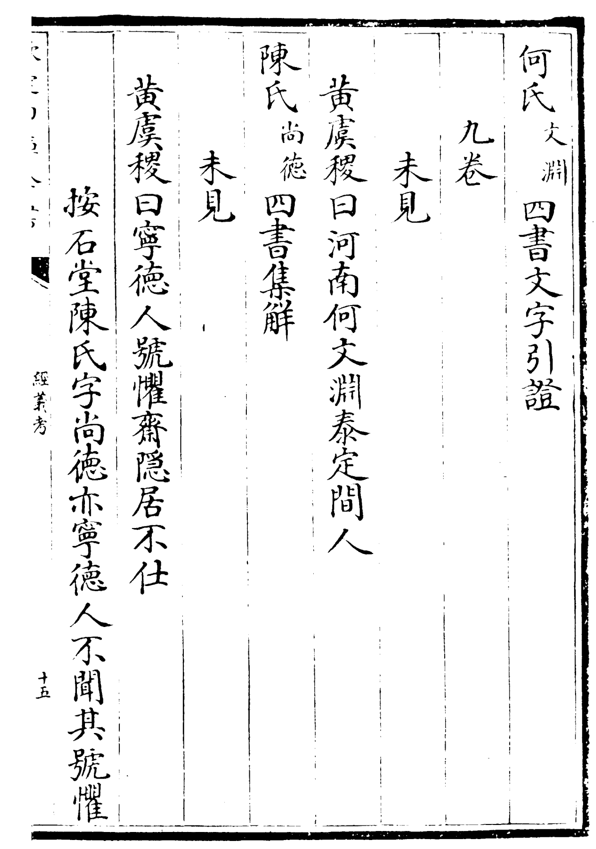
未見

黄虞稷曰字子潛温州平陽人從胡長孺學人稱潛學先生

王氏桂四書訓詁

未見

黄溍曰桂字仲芳東陽人麗水縣主簿



何氏文淵 四書文字引證

九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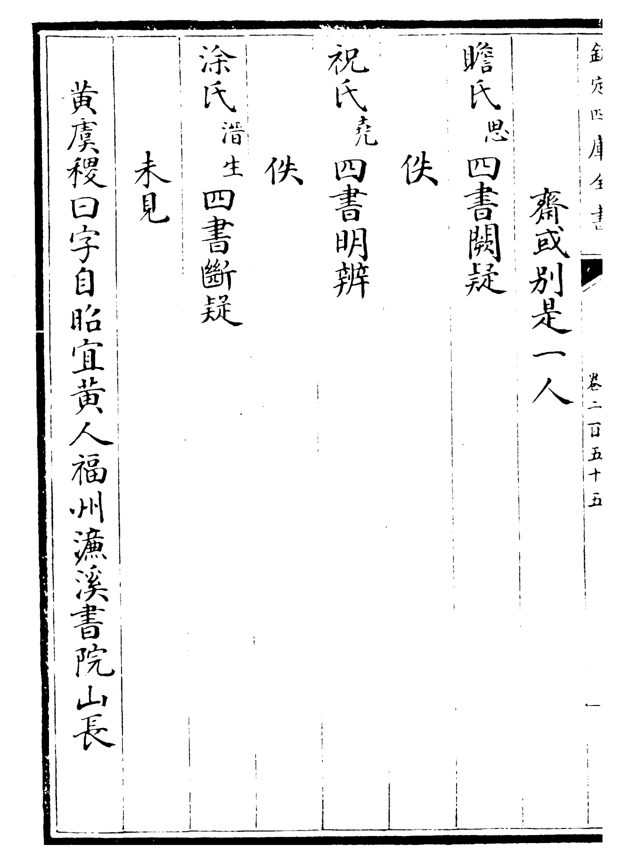
黃虞稷曰河南何文淵泰定間人

陳氏尚德 四書集觧

未見

黃虞稷曰寧德人號懼齋隱居不仕

按石堂陳氏字尚德亦寧德人不聞其號懼



齋或別是一人

瞻氏思 四書闕疑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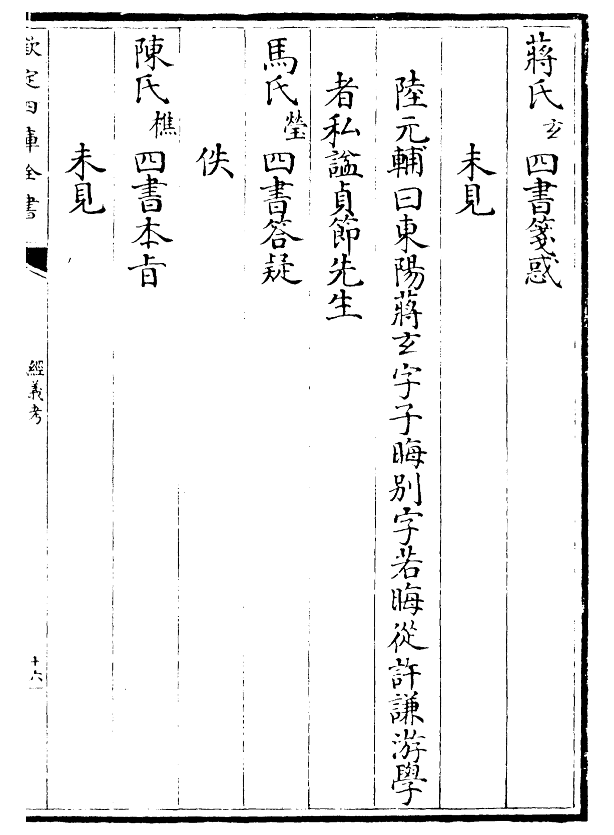
祝氏堯 四書明辨

佚

涂氏溍生 四書斷疑

未見

黄虞稷曰字自昭宜黄人福州濂溪書院山長



蔣氏玄四書箋惑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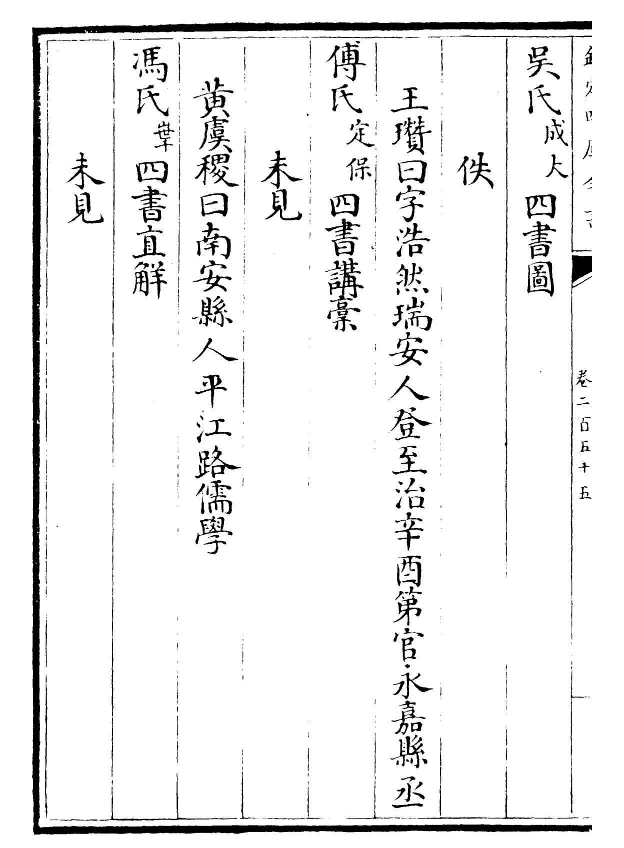
陸元輔曰東陽蔣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從許謙游學者私謚貞節先生

馬氏瑩四書答疑

佚

陳氏樵四書本旨

未見



吴氏成大 四書圖

佚

王瓚曰字浩然瑞安人登至治辛酉第官永嘉縣丞

傅氏定保 四書講稾

未見

黄虞稷曰南安縣人平江路儒學

馮氏韡 四書直解

未見

黄清老曰堚字君重閩縣人南劍州儒學教授

倪氏士毅四書輯釋

三十六卷

存

汪克寛序曰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顔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没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啓不傳之祕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

遺藴作為集注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日
葢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
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
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於是取子朱子平生之所以
語學者並其弟子訓釋之辭疏於朱子注文之左真
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録趙氏蔡氏有集疏纂疏相繼
成編而吴氏集成最晚出葢欲博采而統一之但辨
論之際未為明備去取之間頗欠精審覽者病焉比

年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衒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鋟於木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歎矣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峯胡先生皆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精純刋別繁複缺畧者足以己意陳先生者四書發明胡先生者四書通考皆足以摩刮向者之敝而陳先生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宏實從遊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劘授受者蓋稔

且詳乃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犂得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集釋學者由是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倪君猶慮其有未底於盡善者爰即舊本重加正是視前益加精密間出是書請予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為書固不可不解解固不可不詳然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茍不能沈潛反覆求其義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用則非子朱子

所望於後學也倪君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春顛云

楊士奇曰四書輯釋倪士毅編朱子集注四書之後儒先君子推廣發明之者無慮數十家而今讀集注者獨資集成及此書為多他不能悉得也集成博而襍不若此書多醇少疵

薛瑄曰四書集注章句之外倪氏集釋最為精簡

黄虞稷曰士毅字仲弘休寧人授徒於黟學者稱道川先生會萃胡雲峯陳壽翁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

旨鵠僻精要考訂訛舛

萬授一曰朱子集注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詮釋於是勉齋有通釋而采語録附録於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真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録倣而成之格庵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宇陳氏有發明雲峯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明備采擇精當莫如道川倪氏之輯釋道川元末人爲陳定宇高

弟隱居新安與趙東山汪環谷為友明永樂間詔諸

臣纂大全實本其書厥後大全行而學者罕知有輯

釋矣

史氏伯璿四書管窺

五卷

未見

陳高序曰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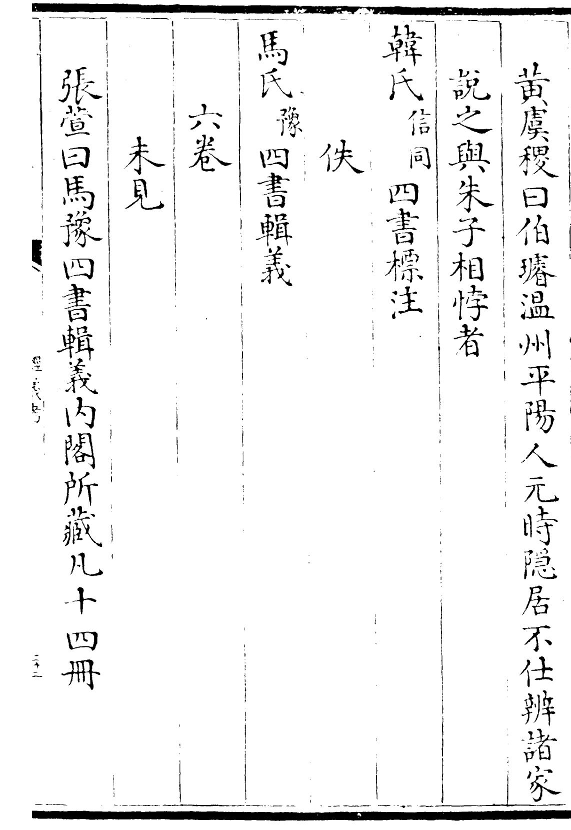
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

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奧而其理實具於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疏畧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書也自朱子為集注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下其辭詳以密

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為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間見而層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丈日繁而辨日起岐愈多而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苦求於學篤信堅守朱子之說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通曲暢著於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也已

嗚呼立意以為高好奇以為尚為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蓋為是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為道也庶幾矣

楊士奇曰四書管窺四冊永嘉史伯璿文璣著蓋出饒氏輯講吳氏集成胡氏陳氏發明金氏攷證許氏叢說倪氏輯釋之後其論諸家之失皆平正確的刻板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黄州府又刋置府學



黃虞稷曰伯𢅀温州平陽人元時隱居不仕辨諸家說之與朱子相悖者

韓氏信同　四書標注

佚

馬氏豫　四書輯義

六卷

未見

張萱曰馬豫四書輯義內閣所藏凡十四冊

汪氏炎昶四書集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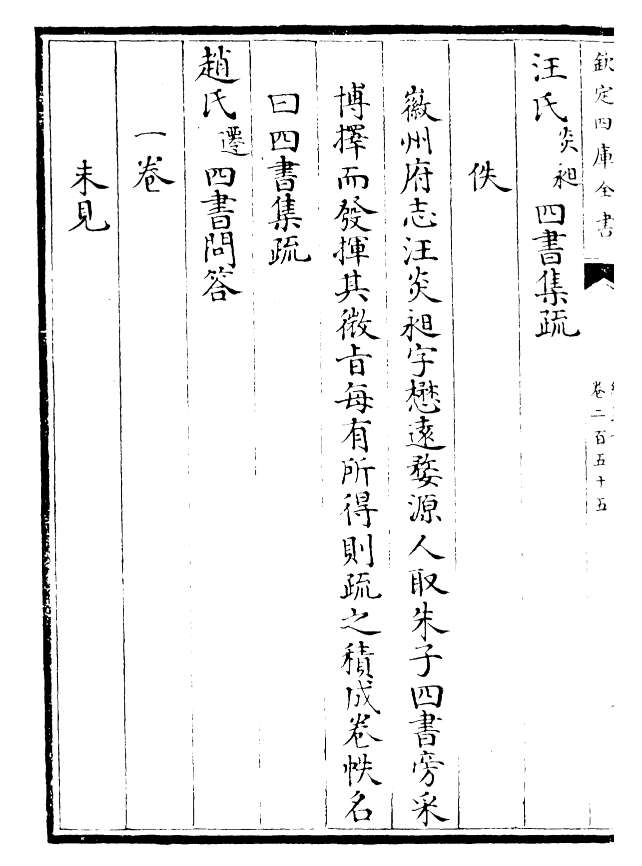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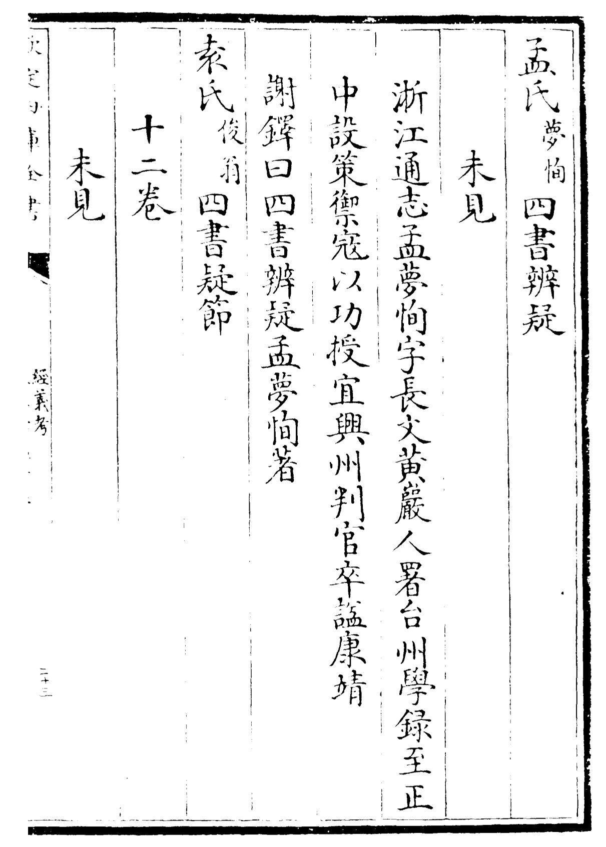
徽州府志汪炎昶字懋遠婺源人取朱子四書旁采博擇而發揮其微旨每有所得則疏之積成卷帙名曰四書集疏

趙氏遷四書問答

一卷

未見





孟氏夢恂四書辨疑

未見

浙江通志孟夢恂字長文黄巖人署台州學録至正中設策禦寇以功授宜興州判官卒謚康靖

謝鐸曰四書辨疑孟夢恂著

袁氏俊翁四書疑節

十二卷

未見

曾氏貫四書類辨

佚

邊氏呂四書節義

佚

盧熊曰呂字伯盛吳人隱居教授張氏據吳以禮招致勿就

黄氏寬四書附纂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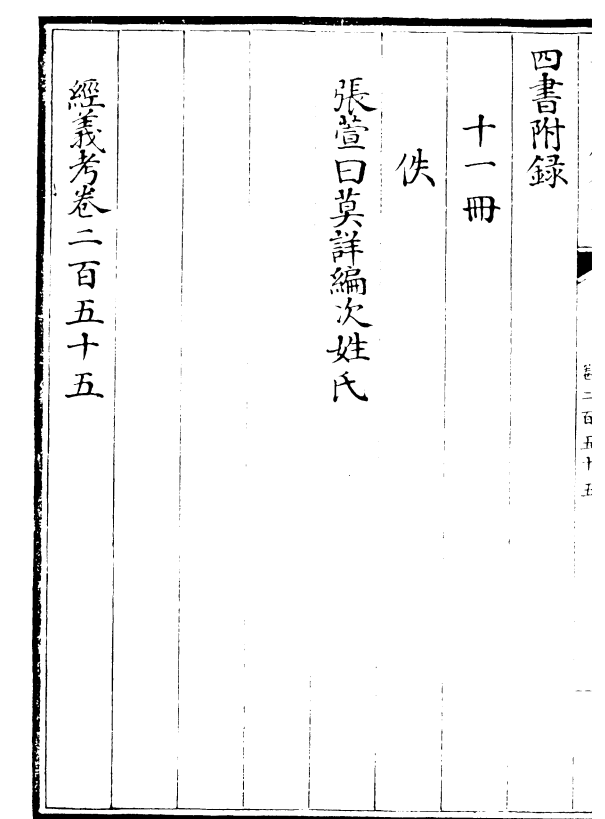
楊氏維楨四書一貫録

未見

亡名氏四書集注

未見

楊士竒曰右四書集注其句讀旁抹之法兼取勉齋黄氏北山何氏魯齋王氏導江張氏諸本之長宣城張師曾為之參校加以音攷蓋善本也刋板在常州府學又刋板在鄞



四書附録

十一冊

佚

張萱曰莫詳編次姓氏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五